

列傳

河間獻王德

臨江哀王闕

臨江閔王榮

魯恭王餘

江都易王非

膠西于王端

趙敬肅王彭祖

中山靖王勝

長沙定王發

廣川惠王越

膠東康王寄

清河哀王乘

常山憲王舜

李廣

蘇建

衛青

霍去病

李息

公孫敖

李沮

張次公

趙信

趙食其

郭昌

路博德

趙破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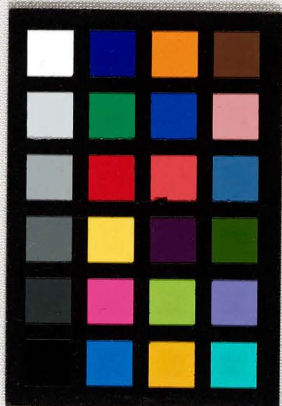
董仲舒

共三十一

漢書

二十三之

0932	貴	年
3	重	月
20	書	日
佛教大學藏書		
第	302900	号





常玉不瑕不成文章 禮記十卷 孝記五玉不瑕不成器人不孝子不知道
連蒼堂人曰大哉孔子傳子而無所成名注五百家者堂者有名此堂名連蒼也堂中人美孔子通大故曰
大哉博廣也言大哉孔子廣乎道藝周遍不可一二而稱故云無名成名也猶如堯德湯之民無能名也故王
衡云禮言猶和樂出於人音然八音非其名也江熙云言其稱貫六流不才一藝取名乎故曰大耳
子淵之謂也子子曰吾何執注孔子淵連蒼人美已故呼弟子而語之也彼既美我之博學而我於道藝
何所特執乎款自謙也 執御手執射手注既款謙已之不才故陳六藝之下去以自許也言吾所執於
御及射手御車也 吾執御者注向款合以射御自許又謙大也故又賦射而云吾執御也
六藝一曰五禮二曰六樂三曰五射四曰五馭五曰六書六曰九教又云云執御此禮樂射者早也 命善抄身五臣事而
連蒼堂注王孟康曰人項素也 史記列傳十一卷王孟康曰王孟康曰王孟康曰王孟康曰王孟康曰王孟康曰
不能汝等能行之可謂曰夫項素生七歲者孔子師注素隱曰素音託尊其道德故云項素令匡生
十二歲於此多君其誠臣何處此乎云 私合吾所習連蒼堂人蓋項素也 良玉不瑕去喻如項素生而知去也命吾生而知去也去而知去也
困乎又其次也



景十三王傳第二十三

班固

漢書五十三

正議大夫行秘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 師古注

孝景皇帝十四男 王皇后生孝武皇帝栗姬生臨江閔

王榮河間獻王德臨江哀王閔 師古曰閔音烏反程姬生魯共

王餘 師古曰共讀曰 江都易王非 師古曰易音改易之

敬肅王彭祖 中山靖王勝 唐姬生長沙定王發 王夫人

生廣川惠王越 膠東康王寄 清河哀王乘 常山憲王舜

師古曰王夫人即 王皇后之妹也

河間獻王德以孝景前二年立 脩學好古 實事求是 師古

曰秘得事實每求真是也 今流俗書本云 從民得善書

必為好寫與之留其真師古曰真正也留其正本加金帛賜以招之

繇是四方道術之人不遠千里師古曰不以千里為遠而自致也繇與由同

或有先祖舊書多奉以奏獻王者師古曰奏進也故得書多與

漢朝等是時淮南王安亦好書所招致率多浮辯師古曰言無實

用耳獻王所得書皆古文先秦舊書師古曰先秦猶言秦先謂未焚書之前

周官尚書禮禮記師古曰禮者禮經也禮記者諸儒記禮之說也孟子老子

之屬皆經傳說記七十子之徒所論師古曰七十子在

其學舉六藝師古曰此六藝謂六經立毛氏詩左氏春秋博

士脩禮樂被服儒術造次必於儒者師古曰被服言常君處其中也造次

謂所嚮必行也被音皮義反造音千到反山東諸儒多從而遊武帝時獻王

來朝獻雅樂對三雍宮應劭曰碎雍明堂靈臺也雍和也言天地君臣人民皆和也

及詔策所問三十餘事其對推道術而言得事之中師古曰仲反

文約指明師古曰約少也指謂義之所趨立二

十六年薨中尉常麗以聞曰王身端行治師古曰端直治理也

仁恭儉篤敬愛下明知深察惠于鰥寡大行令奏證法

曰聰明睿知曰獻師古曰獻深也通也宜證曰獻王子共王不害

嗣四年薨子剛王堪嗣十二年薨子頃王授嗣師古曰頃音傾

皆類此也十七年薨子孝王慶嗣四十三年薨子元嗣

元取故廣陵厲王厲王太子及中山懷王故姬廉等以

為姬甘露中冀州刺史敞奏元事下廷尉逮召廉等元

迫脅凡七人令自殺有司奏請誅元有詔削二縣萬一

千戶後元怒少史留貴留貴踰垣出欲告元元使久殺

かんこり

獨在空園冬欲暮寒風瑟々叩疎簾窓前屈指
尋思久懶見庭中雪似鹽

五言古詩

空園寂々掩柴扉水月影寒潭
層飛夫婿遠征音
信絕尋思燈夢若流下

有友

獨坐空園夜如秋
寒箔倚欄干
月先斜照
梅折影遙
憶之園飛雪
重雪

雪景

園中屈指憶年華
天嬌淨未他
誰以可發
寫愁
必月儀多想
庭無不
云
流
掣

雪景

翠樓拙也
曾如村
終得
客氣
難
寄
思
早
已
子
早
如
此
道
何
如
夫
有
情
不
能
如
此

雪景

留貴母有司奏元殘賊不改不可君國子民廢勿王處
漢中房陵師古曰房陵漢中縣居數年坐與妻若共乘朱輪車怒
若又笞擊令自斃漢中太守請治元病死立十七年國
除絕五歲成帝建始元年復立元弟上郡庫令良如淳曰漢
官北邊郡庫官兵之所藏故置令是為河間惠王良脩獻王之行母太
后薨服喪如禮哀帝下詔褒揚曰河間王良喪太后三
年為宗室儀表其益封萬戶二十七年薨子尚嗣王莽
時絕

臨江哀王閔以孝景前二年立三年薨無子國除為郡
臨江閔王榮以孝景前四年為皇太子四歲廢為臨江
王三歲坐侵廟墻地為宮師古曰孺音人緣反解在食貨志及鼂錯傳上徵

宋氏校本云
桃李七作五

榮榮行祖於江陵北門師古曰祖者送行之祭因饗飲
死於道故後人以為行神也既上車軸折車廢師古曰廢壞也江陵父老流
涕竊言曰吾王不反矣榮至詣中尉府對簿中尉郵都
簿責訊王師古曰簿皆音簿戶反訊問也音信王恐自殺葬藍田燕數萬
銜土置冢上百姓憐之榮最長亡子國除師古曰榮實
二王之後者以其從太子被廢後乃立為王也地入于漢為南郡
曾恭王餘以孝景前二年立為淮陽王吳楚反破後以
孝景前三年徙王曾好治宮室苑囿狗馬季年好音
曰季年未年也不喜辭師古曰喜音許吏反為人口吃難言師古曰吃音訖二十
八年薨子安王光嗣初好音樂興馬晚節師古曰晚節猶言末
時也蓬與宏同猶言貪蓄也唯恐不足於財四十年薨子孝王慶忌

前漢書

嗣三十七年薨子頃王勁嗣二十八薨子文王駿嗣
 十八年薨亡子國除哀帝建平三年復立頃王子駿第
 部鄰侯閔為王蘇林曰部音魚縣名也屬東海郡師古曰又音吾王莽時絕恭
 王初好治宮室壞孔子舊宅以廣其宮聞鐘磬琴瑟之
 聲遂不敢復壞於其壁中得古文經傳
 江都易王非以孝景前二年立為汝南王吳楚反時非
 年十五有材氣上書自請擊吳景帝賜非將軍印擊吳
 吳已破徙王江都治故吳國師古曰治謂都之劉濞所居也以軍功賜
 天子旗元光中匈奴大入漢邊非上書願擊匈奴上不
 許非好氣力治宮館招四方豪桀驕奢甚二十七年薨
 子建嗣建為太子時邯鄲人梁蚡持女欲獻之易王建

宋本較本三兩
 浙本立頃王子
 三子

宋本較本
 在復上

武帝元朔元年

太后魯共王餘建江都易王非徵臣

程姬

烏孫公主六十六卷西域傳下載此歌

注漢武帝元封中以江都王建女細君為公主妻烏孫生昆莫若右夫人

吹萬集五卷

嗣三十七年薨子頃王勁嗣二十八年薨子文王駿嗣
十八年薨亡子國除哀帝建平三年復立頃王子駿弟
郢鄰侯閔為王蘇林曰郢音魚縣名也屬東海郡師古曰又音吾王莽時絕恭
王初好治宮室壞孔子舊宅以廣其宮聞鐘磬琴瑟之
聲遂不敢復壞於其壁中得古文經傳

江都易王非以孝景前二年立為汝南王吳楚反時非
年十五有材氣上書自請擊吳景帝賜非將軍印擊吳
吳已破徙王江都治故吳國師古曰治謂都之劉濞所居也以軍功賜
天子旗元光中匈奴大人入漢邊非上書願擊匈奴上不
許非好氣力治宮館招四方豪桀驕奢甚二十七年薨
子建嗣建為太子時邯鄲人梁蚡持女欲獻之易王建

宋本駿輕作俊
宋氏校李三四
浙本立頃王子
三字
劉宋本駿字
在復上

聞其美私呼之因留不出蚡宣言曰子廼與其公爭妻
建使人殺蚡蚡家上書下廷尉考會赦不治易王薨未
葬建居服舍師古曰倚廬室之次也召易王所愛美人淖姬等凡
十人與姦鄭氏曰淖音卓王孫之卓蘇林曰淖音泥淖師古曰蘇說是音女教反建女弟
徵臣為蓋侯子婦師古曰姊也以易王喪來歸建復與女姦
建異母弟定國為淮陽侯易王最小子也其母幸立之
師古曰異得立其子為易王嗣具知建事行錢使男子荼恬上書蘇林曰荼音食反告建淫亂不當為後事下廷尉廷尉治恬受人錢
財為上書論棄市建罪不治後數使使至長安迎徵臣
徵恭王太后聞之師古曰易王即魯恭王同母之弟遣
徵臣書曰國中口語籍籍慎無復至江都師古曰籍籍

宋本公字立也
私謂字意
也
宋本曰漸逐文
每及字三茶音
雅報澤化本作
良非及皆未安
宋本曰恭當作
共

五美王劉澤孫
連爾
八卷奇孝王傳
孫房王次昌

後建使謁者吉請問共太后師古曰謂請問起居也太后泣謂吉

歸以吾言謂而王也而汝也王前事漫漫今當自謹

獨不聞燕齊事乎張晏曰燕王定國齊王次昌皆與子昆弟姦發覺自殺也言吾為

而王泣也吉歸致共太后語建大怒擊吉斥之師古曰斥謂退

棄建游章臺宮令四女子乘小船建以足踏覆其船師古曰覆音芳目

反其下亦同四人皆溺二人死後游雷波師古曰彼讀為波雷波破

破中亦同天大風建使郎二人乘小船入波中船覆

兩郎溺攀船不見師古曰不見建臨觀大笑令皆死師古曰不救止之並

中也官人姬八子有過者輒令羸立擊鼓師古曰八子姬妾官名也

羸者露其形或置樹上又者三十日乃得衣或髡鉗以

鉛杵舂師古曰鉛者錫之類也音弋全反不中程輒掠師古曰程者作之課也掠笞擊

也或縱狼令齧殺之師古曰縱放也建觀而大笑或閉不食令

餓死凡殺不辜三十五人建欲令人與禽獸交而生子

彊令宮人羸而四據與羝羊及狗交師古曰羝羊牡羊音丁美反專

為淫虐自知罪多國中多欲告言者建恐誅心內不安

與其后成光共使越婢下神祝詛上與郎中令等語怨

望漢廷使者即復來覆我我決不獨死師古曰覆治也

也覆音反建亦頗聞淮南衡山陰謀恐一日發為所并遂

作兵器號王后父胡應為將軍中大夫疾有材力善騎

射師古曰疾者中大夫之名號曰靈武君作治黃屋蓋刻皇帝璽鑄

將軍都尉金銀印作漢使節二十綬千餘具置軍官品

負及拜爵封侯之賞具天下之輿地及軍陳圖遣人通

越繇王閩侯遺以錦帛奇珍繇王閩侯亦遺建荃葛荃音銓細布屬也服虔曰音孫細葛也臣瓚曰荃音草也師古曰服璜二說皆非也許慎云荃細布也字本作銓音千全反又音千劣反蓋今南方蒲布之屬皆為荃也葛即今之葛布也以荃及葛遺建也珠璣師古曰璣謂珠之不圓者也音機又音畿犀甲翠羽蠖熊奇獸數通使往來約有急相助師古曰約謂言契也及淮南事發治黨與頗連及建師古曰行賄賂以滅其蹤緒也後復謂近臣曰我為王詔獄歲至生又無驩怡日壯士不坐死欲為人所不能為耳師古曰亦言欲反也建時佩其父所賜將軍印戴天子旗出積數歲事發覺漢遣丞相長史與江都相雜案索得兵器璽綬節反具師古曰索搜也有司請捕誅建制曰與列侯吏二千石博士議議皆曰建失臣子道積久輒

劉敞曰當建三六年

蒙不忍遂謀反逆所行無道雖桀紂惡不至於此天誅所不赦當以謀反法誅有詔宗正廷尉師古曰廷尉即問建即就也就其國建自殺后成光等皆棄市六年國除地入于漢為廣陵郡絕百二十一年平帝時新都侯王莽秉政興滅繼絕立建弟盱師古曰盱音許于反盱音怡奉易王後莽篡國絕

膠西于王端孝景前三年立為人賊師古曰字也言其性賊害而恨於也一近婦人病數月有所愛幸少年以為郎郎與後宮亂端禽滅之及殺其子母數犯法師古曰音所角反漢公卿數請誅端天子不忍而端所為滋甚師古曰有司比再請削其國去大半張晏曰三分之二為大半一為少半

小奉世曰此書省
猶不藉類余故著此
顏失之

論語三矣注是書
僻之也七論語八矣
友便僻注巧避人
所忌以求容媚也

推令會字六十一
美貨類傳也蓋標
清信有注

師古曰端心慍遂為無警省蘇林曰為無所省錄也師古曰警警財也省視也言不視警府庫壞漏盡腐財物以鉅萬計終不得收徒師古曰不收又不徒置他處令吏毋得收租賦端皆去衛封其官門從一門出入數變名姓為布衣之宅國師古曰相二千石至者奉漢法以治端輒求其罪告之亡罪者詐藥殺之所以設詐究變師古曰究極也彊足以距諫知足以飾非相二千石從王治則漢繩以法故膠西小國而所殺傷二千石甚眾立四十七年薨無子國除地入于漢為膠西郡趙敬肅王彭祖以孝景前二年立為廣川王趙王遂反破後徙王趙彭祖為人巧佞卑諂足共師古曰共讀曰恭足恭謂便辟也而心刻深好法律持說辯以中人之辭也師古曰詭辯違道也

竹仲多內寵姬及子孫相二千石欲奉漢法以治則害於王家是以每相二千石至彭祖衣帛布單衣師古曰或帛或布以為單衣自行迎除舍師古曰至除舍迎之也多設疑事以詐動之得二千石失言中忌諱輒書之二千石欲治者則以此迫劫不聽廼上書告之及汙以姦利事彭祖立六十餘年相二千石無能滿二歲輒以罪去大者死小者刑以故二千石莫敢治而趙王擅權使使即縣為賈人推會韋昭曰平會兩家買賣之賈者推者禁他家獨王家得為之也師古曰即就也就諸縣而專推賈人之會若今和市矣推音角會音工外反入多於國租稅以是趙王家多金錢然所賜姬諸子亦盡之矣彭祖不好治宮室襪祥服慶曰求福也師古曰襪鬼俗也字或作鸞淮南子曰荆人鬼越人鸞祥摠謂鬼神之事也服說失之

宋林曰當云師至除舍

宋林曰推後木後子亦非是

宋林曰機當界巨衣反

機音君好為吏上書願督國中盜賊師古曰督常夜從

走卒行微邯鄲中師古曰微謂巡諸使過客以彭祖險

彼莫敢留邯鄲師古曰使謂京師使人也過客行客父

之太子丹與其女弟及同產姊姦江充告丹淫亂又使

又稚埋攻剽為姦甚眾師古曰稚殺人而埋之故曰稚

木剽音頻妙武帝遣使者發吏卒捕丹下魏郡詔獄治

罪至死彭祖上書寬訟丹願從國中勇敢擊匈奴師古

自隨贖丹罪上不許久之竟赦出後彭祖入朝因帝姊

平陽隆慮公主師古曰慮音廬求復立丹為太子上不許彭祖

取江都易王寵姬王建所姦淖姬者甚愛之生一男號

淖子彭祖以征和元年薨諡敬肅王彭祖薨時淖姬兄

為漢官者上召問淖子何如對曰為人多欲上曰多欲

不宜君國子民間武始侯昌曰無咎無譽上曰如是可

矣遣使者立昌是為頃王十九年薨子懷王尊嗣五年

薨無子絕二歲宣帝立尊弟高是為哀王數月薨子共

王充嗣五十六年薨子隱嗣王莽時絕初武帝復以親

親故立敬肅王小子偃為平干王孟康曰今廣平是為頃王十

一年薨子繆王元嗣二十五年薨大鴻臚禹奏元前以

刃賊殺奴婢子男殺謁者為刺史所舉奏罪名明白病

先令能為樂奴婢從死師古曰先令者預為遺令也

殉葬迫脅自殺者凡十六人暴虐不道故春秋之義誅

君之子不宜立元雖未伏誅不宜立嗣奏可國除

宋林曰女字下疑有字

宋林曰頃王下疑更有頃王二字當作二

中山靖王勝以孝景前三年立武帝初即位大臣徵吳
楚七國行事議者多寬鼂錯之策師古曰言錯策為是枉見殺也皆以
諸侯連城數十秦強欲稍侵削數奏暴其過惡師古曰暴謂披
之諸侯王自以骨肉至親先帝所以廣封連城犬牙相
錯者為盤石宗也師古曰錯雜也言其地相交雜也今或無罪為臣下所
侵辱有司吹毛求疵師古曰疵病也音才斯反答服其臣使證其君
多自以侵寬建元三年代王登長沙王發中山王勝濟
川王明來朝天子置酒勝聞樂聲而泣問其故勝對曰
臣聞悲者不可為參敵師古曰參古累字累重也敵敵也音許既反思者不
可為歎息師古曰言聞敵歎之聲則悲思益甚故高漸離擊筑易水之上
荆軻為之低而不食應劭曰燕太子丹遣荆軻刺秦王賓客相於易水之上漸離擊筑士

皆垂泣荆卿不能復食也師古曰低謂俯首雍門子壹微吟孟嘗君為之於
邑張晏曰齊之賢者居雍門因以為號蘇林曰六國時人名周善鼓琴母死無以葬見孟嘗君而微吟也如
既已顛曲地又已平墳墓生荆棘牧豎游其上孟嘗君
亦如是乎孟嘗君喟然歎息也師古曰如說是也蘇失之矣於邑短氣貌於音烏邑音一合反或讀如本字
今臣心結日久每聞幼眇之聲不知涕泣之橫集也師古曰幼音一笑反眇音幼幼眇精微也夫衆魚漂山應劭曰鰓也鰓也師古又音許于反漂音匹送反聚蟲成雷師古曰鰓古蚊字雷古雷也朋黨
執虎十夫撓椎師古曰撓曲也音女教反是以文王拘於牖里孔子
厄於陳蔡此乃烝庶之成風增積之生害也師古曰烝衆也
臣身遠與寡莫為之先師古曰寡者少黨與也先謂素為延
也師古曰解叢輕折軸羽翮飛肉

劉奉世曰此
沫也

宋本曰類以平說
明故中五字之字句
非以重作重則
誤字德本後廣
葉也重字重作
重也重字重作
字並重

師古曰言積載輕物物多至令車軸毀折而紛驚逢羅

鳥之所以能飛翔者以羽翮翮揚之故也

潛然出涕音灼曰言皆驚亂遇法罔可為出涕臣聞白

日曬光幽隱皆照師古曰曬暴也舒也音明月曜夜

蟲宵見師古曰宵亦夜也然雲蒸列布杳冥晝昏塵埃拂覆

昧不見泰山師古曰拓亦布散也何則物有蔽之也今臣

雍闕不得聞師古曰雍讀曰壅雅塞也讒言之徒蠹生師

一曰蠹與鋒同也闕猶止也音烏曷反道途路遠曾莫為臣聞臣竊自悲也

臣聞社稷不灌羣鼠不熏師古曰羣鼠音奚何則所託者然也

臣雖薄也得蒙肺腑附位雖卑也得為東藩屬又稱兄師

曰言於戚屬為帝兄今群臣非有葭莩之親鴻毛之重張晏曰葭莩蘆也葭葉

重白皮也晉灼曰葭莩裏之白皮也皆取喻於輕薄也師古曰葭蘆也葭莩喻著

鴻毛喻輕薄甚也葭音群居黨議朋友相為使夫宗室

爭張言葉裏白皮非也師古曰擯卻謂斥退也冰釋言銷斯伯

哥所以流離比干所以橫分也師古曰伯奇周尹吉甫

後母譖之於吉甫吉甫欲殺之伯奇乃亡走山詩云我

心憂傷怒焉如擣假寐未歎唯憂用老心之憂矣疾如

疾首師古曰小雅小弁之詩也怒思也擣築也不脫衣

被擣築假寐長歎以憂致臣之謂也具以吏所侵聞於

是上乃厚諸侯之禮省有司所奏諸侯事師古曰加親

親之恩焉其後更用主父偃謀令諸侯以私恩自裂地

分其子弟而漢為定制封號輒別屬漢郡漢有厚恩而

諸侯地稍自分析弱小云勝為人樂酒好內師古曰好

內師古曰好

新字擯碎屬
宗室骨同屬
冰釋
橫分

宋祕曰康越本作
精之無益也好事
會故曰糖今字本
去未甚也誤也

妾也樂音有子百二十餘人常與趙王彭祖相非曰兄
五教反為王專代吏治事王者當日聽音樂御聲色趙王亦曰
中山王但奢淫不佐天子拊循百姓何以稱為藩臣四
十三年薨子哀王昌嗣一年薨子康王昆侈嗣二十一
年薨子頃王輔嗣四年薨子憲王福嗣十七年薨子懷
王循嗣十五年薨無子絕四十五歲成帝鴻嘉二年復
立憲王弟孫利鄉侯子雲客是為廣德夷王三年薨無
子絕十四歲哀帝復立雲客弟廣漢為廣平王薨無後
平帝元始二年復立廣川惠王曾孫倫為廣德王奉靖
王後王莽時絕劉敞曰此倫封廣德王廣川王後文封廣德王俱是平帝二年事必有一誤
長沙定王發母唐姬故程姬侍者景帝召程姬程姬有

廣漢表為漢
必有誤

所避不願進師古曰謂月事而飾侍者唐兒使夜進上醉不知
以為程姬而幸之遂有身已乃覺非程姬也及生子因
名曰發張晏曰長沙王生乃發寤已之怨幸唐姬以孝景前二年立以其母
微無寵故王卑溼貧國應劭曰景帝後二年諸王來朝有詔更前稱壽歌舞定王但張
地狹不足回旋帝乃以武陵零陵桂陽益焉二十八
年薨子戴王庸嗣二十七年薨子頃王鮒鮒音復鮒鮒音狗
師古曰鮒音附鮒音鈞十七年薨子刺王建德嗣師古曰鮒音狗
字或作附鮒其音同耳師古曰鮒音鈞又殺二人
音來師古曰鮒音鈞又以縣官事怨內史教人誣告以棄市罪削八縣罷中
尉官師古曰鮒音鈞屬所以貶抑之三十四年薨子煬王旦師古曰煬音七嗣
煬音七師古曰煬音七向二年薨無子絕歲餘元帝初元三年復立旦弟宗是

師古曰鮒音鈞

師古曰鮒音鈞

為孝王五年薨子魯人嗣王莽時絕

廣川惠王越以孝景中二年立十三年薨子繆王齊嗣

師古曰謚法曰繆四十四年薨初齊有幸臣乘距已而有

罪欲誅距距亡齊因禽其宗族距怨王乃上書告齊與

同產姦師古曰謂其姊妹也是後齊數告言漢公卿及幸臣所忠

等師古曰所姓忠名解具在食貨志又告中尉蔡彭祖捕子明孟康曰彭祖子

名明也師古曰孟說非也明廣川王子也罵曰吾盡汝種矣師古曰王誣彭祖焉明云然

有司案驗不如王言劾齊誣罔大不敬請繫治齊恐上

書願與廣川勇士奮擊匈奴上許之未發病薨有司請

除國奏可後數月下詔曰廣川惠王於朕為兄朕不忍

絕其宗廟其以惠王孫去為廣川王去即繆王齊太子

劉宋先有
司字
宋書曰漸本
字字上有有
司字

也師受易論語孝經皆通好文辭方技博奕倡優其殿

門有成慶畫短衣大袴長劍晉灼曰成慶荆軻也衛人謂之慶卿燕人謂之荆卿

師古曰成慶古之勇士也事見淮南子非荆卿也去好之作七尺五寸劍被服

皆效焉有幸姬王昭平王地餘許以為后去嘗疾姬陽

成昭信侍視甚謹師古曰陽成姓也昭信名也更愛之去與地餘戲

得襄中刀師古曰襄古衣袖字答問狀服欲與昭平共殺昭信答

問昭平不服以鐵鍼鍼之師古曰以鍼刺之鍼音之林反彊服乃會諸

姬去以劍自擊地餘令昭信擊昭平皆死昭信曰兩姬

婢且泄口復絞殺從婢三人後昭信病夢見昭平等以

狀告去去曰虜乃復見畏我師古曰言其見形令我畏忌也見音胡電反獨

可燔燒耳掘出尸皆燒為灰後去立昭信為后幸姬陶

可燔燒耳掘出尸皆燒為灰後去立昭信為后幸姬陶

望卿為脩靡夫人主繒帛崔脩成為明貞夫人主永巷
昭信復譖望卿曰與我無禮衣服常鮮於我師古曰鮮謂新華也
盡取善繒劫諸宮人師古曰白乞遺之也音工艾反去曰若數惡望卿
不能滅我愛師古曰若汝也惡謂讒毀也設聞其淫我亨之矣後昭
信謂去曰前畫工畫望卿舍望卿袒裊傳粉其傍師古曰袒也袒音但裊音錫又數出入南戶窺郎吏疑有姦去曰
善司之以故益不愛望卿後與昭信等飲諸姬皆侍去
為望卿作歌曰背尊章嫖以忽孟康曰嫖音匹昭反師古曰尊章猶言舅姑也
今關中俗婦呼舅姑為鍾鍾者章聲之轉也謀屈奇起自絕師古曰屈奇音異也屈音其勿
反見罪責無所怨也行周流自生患諒非望今誰怨師古曰諒信也言昔被愛寵信非所望今
使美人相和歌之去曰是中當有自知者昭

宋本曰注文呼舅姑下當有信字

信知去已怒即誣言望卿歷指郎吏卧處具知其主名
又言郎中令錦被疑有姦去即與昭信從諸姬至望卿
所羸其身更擊之師古曰更音工衡反令諸姬各持燒鐵共灼望
卿望卿走自投井死昭信出之椽杙其陰中師古曰杙杙音椽也椽音
什角反杙音弋割其鼻脣斷其舌謂去曰前殺昭平反來畏我
師古曰令我恐畏也今欲靡爛望卿使不能神師古曰靡碎也音繁其下亦同與
去共支解置大鑊中取挑灰毒藥并煮之召諸姬皆臨
觀連日夜靡盡復共殺其女弟都後去數召姬榮愛與
飲昭信復譖之曰榮姬視瞻意態不善疑有私時愛為
去刺方領繡服虔曰如今小兒卻襲衣也頸下施衿領正方直晉灼曰今之婦人直領也繡為方
領上刺作繡蔽文王莽傳曰有人著赤績方領方領上服也師古曰晉說是也去取燒之愛恐

自投井出之未死答問愛自誣與醫姦去縛繫柱燒刀
灼潰兩目師古曰潰決也生割兩股銷鉛灌其口中愛死支解
以棘埋之諸幸於去者昭信輒譖殺之凡十四人皆埋
太后所居長壽宮中宮人畏之莫敢復迂師古曰迂逆也
信昭信欲擅愛曰王使明貞夫人主諸姬淫亂難禁請
閉諸姬舍門無令出教師古曰教謂游戲也使其大婢為僕射師古曰射
曰大婢婢之長年也主永巷盡封閉諸舍上齋於后師古曰大置酒召
不得見去憐之為作歌曰愁莫愁居無聊師古曰聊賴也心重
結意不舒內弗鬱憂哀積師古曰弗音拂上不見天生何益日
崔隤時不再師古曰崔音千回反願棄軀死無悔令
昭信聲鼓為節以教諸姬歌之歌罷輒歸永巷封門獨

昭信兄子初為乘華夫人得朝夕見昭信與去從十餘
奴博飲游敖初去年十四五事師受易師數諫正去師古
曰數音所角反其下亦同去益大逐之師古曰益大謂年漸長大也內史請以為
掾師數令內史禁切王家去使奴殺師父子不發覺後
去數置酒令倡俳羸戲坐中師古曰倡樂人也俳雜戲者也以為樂相
彊劾繫倡闌入殿門如淳曰彊相名也奏狀事下考案倡辭本
為王教脩靡夫人望卿弟都歌舞使者召望卿都去對
皆淫亂自殺會赦不治望卿前亭煮即取他死人與都
死并付其母師古曰死者尸也母曰都是望卿非也數
號哭求死昭信令奴殺之奴得辭服師古曰得者為吏所捕得本始
三年相內史奏狀具言赦前所犯天子遣大鴻臚丞相

長史御史丞廷尉正雜治鉅鹿詔獄奏請逮捕去及后
昭信制曰王后昭信諸姬奴婢證者皆下獄辭伏有司
復請誅王制曰與列侯中二千石二千石博士議者
皆以為去悖虐聽后昭信讒言燔燒亭煮生剗剗人距
師之諫殺其父子凡殺無辜十六人至一家母子三人
逆節絕理其十五人在赦前大惡仍重師古曰仍類也
重音直用反
當伏顯戮以示衆制曰朕不忍致王於法議其罰有司
請廢勿王與妻子徙上庸奏可與湯沐邑百戶去道自
殺昭信棄市立二十二年國除後四歲宣帝地節四年
復立去兄文是為戴王文素正直數諫王去故上立焉
二年薨子海陽嗣十五年坐畫室為男女羸交接置酒

請諸父姊妹飲令仰視畫又海陽女弟為人妻而使與
幸臣姦又與從弟調等謀殺一家三人已殺甘露四年
坐廢徙房陵國除後十五年平帝元始二年復立戴王
弟襄隄侯子瘡為廣德王師古曰隄音丁
奚反瘡音愈 奉惠王後二
年薨子赤嗣王莽時絕
膠東康王寄以孝景中二年立二十八年薨淮南王謀
反時寄微聞其事私作兵車鏃矢應劭曰接車也所以
看敵國營壘之虛實
也師古曰兵車止謂戰車耳鏃矢大鏃戰守備備淮南
之矢今所謂兵箭者也鏃音子木反
之起及吏治淮南事辭出之師古曰辭語
所連出其事寄於上最親
師古曰寄母王夫人即王皇后之妹於上為從母故寄
於諸兄弟之中又更親也此下有常山王云天子為最
親其義意自傷發病而死不敢置後於是上聞寄有長
亦同

子賢母無寵，少子慶母愛，幸寄常欲立之，為非次，因有過，遂無所言，上憐之，立賢為膠東王，奉康王祀，而封慶為六安王，王故衡山地，膠東王賢立十五年薨，謚為哀王，子戴王通平嗣，二十四年薨，子頃王音嗣，五十四年薨，子共王授嗣，十四年薨，子毅嗣，王莽時絕。

六安共王慶立三十八年薨，子夷王祿嗣，十年薨，子繆王定嗣，二十二年薨，子頃王光嗣，二十七年薨，子育嗣，王莽時絕。

清河哀王乘以孝景中三年立，十二年薨，無子，國除。常山憲王舜以孝景中五年立，舜帝少子，驕淫，數犯禁，上常寬之，三十三年薨，子勃嗣，為王，初憲王有不愛姬。

生長男，**梳**。蘇林曰：音奪，師古曰：音他，治反，其字從木。梳以母無寵，故亦不得

幸於王，王后脩生太子，勃，王內多所幸，姬生子平，子商

王后稀得幸，及憲王疾甚，諸幸姬侍病，王后以妬媚不

常在。師古曰：媚，音亦，妬也，媚音冒。輒歸舍，醫進藥，太子勃不自嘗藥，又

不宿留侍疾，及王薨，王后太子乃至，憲王雅不以梳為

子數。師古曰：雅，素也，數音所，具反。不分與財物，郎或說太子王后令

分梳財，皆不聽，太子代立，又不收恤，梳怨王后，及太

子漢使者視憲王喪，梳自言憲王病時，王后太子不待

及薨，六日出舍。如淳曰：出服舍也。太子勃私姦，飲酒博戲，擊筑

與女子，載馳環城過市。師古曰：環繞也，音宦。入獄，視囚，天子遣大

行，騫驗問。師古曰：張騫也。逮諸證者。師古曰：逮，捕之。王又匿之，吏求捕

師古曰：張騫也。

師古曰：逮，捕之。

宋本曰漸本
言二十年

勃使人致擊笞掠擅出漢所疑囚有司請誅勃及憲士
后脩上曰脩素無行使桡陷之罪勃無良師傳不忍致
誅有司請廢勿王徙王勃以家屬處房陵上許之勃王
數月廢國除月餘天子為最親詔有司曰常山憲王早
天后妾不和適孽誣爭師古曰適音嫡孽無也陷于不誼以滅國
朕甚閔焉其封憲王子平三萬戶為真定王子商三萬
戶為泗水王頃王平立二十五年薨師古曰真子烈王定頃王也
偃嗣十八年薨子孝王由嗣二十二年薨子安王雍嗣
二十六年薨子共王普嗣十五年薨子陽嗣王莽時絕
泗水思王商立十年薨子哀王安世嗣一年薨無子於
是武帝憐泗水王絕復立安世弟賀是為戴王立二十

宋本一字
上有十字
宋本曰漸本上
作十年下作二年
去三字及十字

二年薨有遺腹子煖師古曰煖音許遠反相內史不以聞太后上
書昭帝閱之抵相內史罪立煖是為勤王師古曰勤蓋也立三
十九年薨子矣王駿嗣三十一年薨子靖嗣王莽時絕
贊曰昔魯哀公有言寡人生於深宮之中長於婦人之
手未嘗知憂未嘗知懼師古曰哀公與孔子言也事見孫卿子信哉斯言
也雖欲不危亡不可得已師古曰已語終辭是故古人以宴安
為鴆毒師古曰左氏傳管敬仲云宴安鴆毒不可懷也亡德而富貴謂之不幸
漢興至于孝平諸侯王以百數率多驕淫失道何則沈
溺放恣之中居勢使然也自凡人猶繫于習俗而況哀
公之倫乎夫唯大雅卓爾不羣河間獻王近之矣

宋本五夫自馬謂詞人如大雅詩注引此贊語云注謂明哲保身私謂此贊元注注謂明哲保身何也
毛詩十卷謂詞人如大雅詩注引此贊語云注謂明哲保身私謂此贊元注注謂明哲保身何也
宋本五夫自馬謂詞人如大雅詩注引此贊語云注謂明哲保身私謂此贊元注注謂明哲保身何也

司馬光也

景十三王傳第二十三

李廣蘇建傳第二十四

班固

漢書五十四

正議大夫行秘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頽師古注

李廣隴西成紀人也其先曰李信秦時為將遂得燕太

子丹者也廣世世受射師古曰受射法孝文十四年匈奴大入

蕭關師古曰在郡北而廣以良家子從軍擊胡用善射殺首

虜多為郎騎常侍師古曰官為郎而常騎以侍天子故曰騎常侍數從射獵格

殺猛獸文帝曰惜廣不逢時今當高祖世萬戶侯豈足

道哉景帝即位為騎郎將師古曰為騎郎之將主騎郎吳楚反時為

驍騎都尉從太尉亞夫戰昌邑下顯名以梁王授廣將

軍印故還賞不行文穎曰廣為漢將私受梁印故不得賞也為上谷太守數

與匈奴戰典屬國公孫昆邪為王泣曰服虔曰昆邪中國人也師古曰

對上而泣也昆音下温反李廣材氣天下亡雙自負其能數與虜確

恐亡之師古曰負恃也稱謂上乃從廣為上郡太守匈

奴入上郡上使中貴人從廣張晏曰拔從遊獵也師古曰勤習兵擊匈

奴中貴人者將數十騎從張晏曰拔從遊獵也師古曰見匈奴三人與戰射傷中貴

人殺其騎且盡中貴人走廣師古曰走廣曰是必射鵬

者也文穎曰鵬鳥也故使善射者射之師古曰鵬廣乃

從百騎往馳三人師古曰疾三人亡馬步行行數十里

廣令其騎張左右翼師古曰旁引其而廣身自射彼三

人者殺其二人生得一人果匈奴射鵬者也已縛之上

山望匈奴數千騎見廣以為誘騎驚上山陳師古曰為

也廣之百騎皆大恐欲馳還走廣曰我去大軍數十里

今如此走匈奴追射我立盡今我留匈奴必以我為大

軍之誘不我擊師古曰不我擊廣令曰前未到匈奴陳

二里所止令曰皆下馬解鞬騎曰虜多如是解鞬即急

柰何廣曰彼虜以我為走今解鞬以示不去用堅其意

師古曰示以堅有白馬將出護兵師古曰將之乘白馬

廣上馬與十餘騎奔射殺白馬將而復還至其百騎中

解鞬縱馬師古曰縱放也時會暮胡兵終怪之弗敢擊夜半

胡兵以為漢有伏軍於傍欲夜取之即引去平旦廣乃

歸其大軍後徙為隴西北地鴈門雲中太守武帝即位

左右言廣名將也由是入為未央衛尉而程不識時亦

劉宋本元入
字國校本復
去康本改復
作入

宋林曰晉始三字
史記作如厚說

為長樂衛尉程不識故與廣俱以邊太守將屯及出擊
胡而廣行無部曲行陳師古曰續漢書百官志云將軍
部校尉一人部下有曲曲有軍候一人今就善水草頓
舍人人自便師古曰頓止也舍息也便安不擊刀斗自
衛孟康曰刀斗今在潁陽庫中也蘇林曰形如鎗無緣
師古曰鎗音蕭郡之蕭温器也鎗音姚莫府省文書晉
或曰衛青征匈奴絕大莫大克獲帝就拜大將軍於
幕中府故曰莫府莫府之名始於此也師古曰二說皆
非也莫府者以軍幕為義古字通單用耳軍旅無常居
止故以帳幕言之廉頗李牧市租皆入幕府此則非因
衛青始有其號又莫訓大於義乖矣省少也音所領反
然亦遠斥候未嘗遇害程不識正部曲行伍營陳擊刀
斗吏治軍簿師古曰簿文簿音步尸反至明軍不得自便不識曰李

宋林曰越本字
字

將軍極簡易然虜卒犯之無以禁師古曰卒
讀曰倅而其士亦
佚樂師古曰佚與逸同
逸樂謂閑豫也為之死我軍雖煩擾虜亦不得
犯我是時漢邊郡李廣程不識為名將然匈奴畏廣士
卒多樂從而苦程不識師古曰苦謂
厭苦之也不識孝景時以數
直諫為太中大夫為人廉謹於文法後漢誘單于以馬
邑城使大軍伏馬邑傍而廣為驍騎將軍屬護軍將軍
師古曰單于覺之去漢軍皆無功後四歲廣以衛尉為
將軍出鴈門擊匈奴匈奴兵多破廣軍生得廣單于素
聞廣賢令曰得李廣必生致之胡騎得廣廣時傷置兩
馬間絡而盛之卧行十餘里廣陽死脫其傍有一兒騎
善馬師古曰脫邪視
也音五係反暫騰而上胡兒馬師古曰騰
跳躍也因抱

三樂後郭

宋林曰南本飲
作教

兒鞭馬南馳數十里得其餘軍匈奴騎數百追之廣行
取兒弓射殺追騎師古曰且以故得脫於是至漢漢下
廣吏當廣亡失多為虜所生得師古曰當謂當斬贖
為庶人數歲與故穎陰侯孱居藍田南山中射獵師古曰穎
陰侯孱嬰嘗夜從一騎出從人甲間飲還至亭霸陵尉
醉呵止廣廣騎曰故李將軍尉曰今將軍尚不得夜行
何故也宿廣亭下居無何匈奴入遼西殺太守敗韓將
軍蘇林曰韓將軍後徙居右北平死於是上乃召拜廣
為右北平太守廣請霸陵尉與俱師古曰奏請至軍而
斬之上書自陳謝罪上報曰將軍者國之爪牙也司馬
法曰登車不式遭喪不服服度曰式撫車之式以禮敬

宋林曰越本
作隴西

吹萬集五卷

別種武起舞歌

徑千里兮度沙漠

與種武詩三首 言時不再至高別在須臾岸營衛路側執手野瀉瀾仰視浮雲馳奄忽互
相喻瓜波一失各在天一隅當從此別且復立斯須款回晨瓜發送子以賤軀 嘉舍難再
遇三載為千秋 陔阿濯長櫻念子悵悲遠望悲風至對酒不能酌行人懷往路何以慰我
愁 独有盈觴觸酒與子結綢繆 携手上河梁游子莫何之徘徊蹊路側恨不能解行人難
又尚各言長相思安知非日月弦望自有時努力崇明德皓首以為期 河東橋也

種武詩四首

骨肉緣枝系結交亦相因之 黃鶴一遠別千里願徘徊之 結髮為夫妻歡愛兩不疑
地之晨明月馥之我蘭芳之寒冬十二月之俯觀江漢流之願君崇令德隨時景景光
注前二首武兄才有行後武作此詩別之才三首曰注武使匈奴時別家人之作種武報使時
在春交間而末詩十二月觀江漢之語固不必使匈奴時可也 東坡云李種武贈答詩後人擬
作某流不能辨 蔡寬夫嘗辨武詩於卷李 自注云 漢詩努力崇明德武詩願君崇令德其
以此起城翁之疑与

宋林曰南本飲
作款

兒鞭馬南馳數十里得其餘軍匈奴騎數百追之廣行
取兒弓射殺追騎師古曰且射也以故得脫於是至漢漢下
廣吏當廣亡失多為虜所生得師古曰當謂其罪也當斬贖
為庶人數歲與故潁陰侯孱居藍田南山中射獵師古曰潁
陰侯灌嬰之孫名彊嘗夜從一騎出從人田間飲還至亭霸陵尉
醉呵止廣廣騎曰故李將軍尉曰今將軍尚不得夜行
何故也宿廣亭下居無何匈奴入遼西殺太守敗韓將
軍蘇林曰韓安國韓將軍後徙居右北平死於是上乃召拜廣
為右北平太守廣請霸陵尉與俱師古曰奏請天子而將行至軍而
斬之上書自陳謝罪上報曰將軍者國之爪牙也司馬
法曰登車不式遭喪不服服虔曰式撫車之式以禮敬人也式者車前橫木也字或

宋林曰南本
作款

永明禪師曰不音一
真之境化儀百
是以前牙石元非
切力之能能告三
軍豈翹藤之既
造首相夏之非湯
和之既生而濯水
河豈潤羅之既
悉考心慮顯此云
通故知方以施者
皆息之力耳林圖景
下

作振旅撫師以征不服率三軍之心同戰士之力故怒
形則千里竦威振則萬物伏師古曰竦驚也是以名聲暴於夷
貉威稜憚乎鄰國李奇曰神靈之威曰稜憚猶動也蘇音徒盞反夫報忿除害捐殘去殺朕之所圖於將軍
也若廼免冠徒跣稽顙請罪豈朕之指哉師古曰指意也將軍
其率師東轅彌節白檀孟康曰白檀縣名也屬右北平李奇曰彌節少安之兒師古曰彌音亡以臨右北平盛秋師古曰盛秋馬肥也屬難也廣在
郡匈奴號曰漢飛將軍避之數歲不入界廣出獵見草
中石以為虎而射之中石没矢視之石也他日射之終
不能入矣廣所居郡聞有虎常自射之及居右北平射
虎虎騰傷廣廣亦射殺之石建卒上召廣代為郎中令

通故知方以施者

元朔六年廣復為將軍從大將軍出定襄諸將多中首
虜率為侯者如淳曰中猶充也充本法得首若干封侯者也中音竹仲師古曰率謂軍功封賞之科著在法令反其下率亦同而廣軍無功後三歲廣以郎中令將四千騎出右北平博望侯張騫將萬騎與廣俱異道行數百里匈奴左賢王將四萬騎圍廣廣軍士皆恐廣廼使其子敢往馳之敢從數十騎直貫胡騎出其左右而還報廣曰胡虜易與耳軍士乃安為圍陳外鄉師古曰鄉讀曰嚮胡急擊矢下如雨漢兵死者過半漢矢且盡廣乃令持滿毋發師古曰注矢於弓弩而引滿之不發矢也而廣身自以大黄射其裨將服虔曰黃有弩也孟康曰太公陷堅卻敵以大黄參連弩也晉灼曰黃有即黃間也大黃其大者也師古曰服晉二說是也殺數人胡虜益解會暮吏士無入色師古曰言懼甚

東本三折今及北越
本三並三折字

而廣意氣自如師古曰自如猶云如舊益治軍師古曰巡部曲整行陳也軍中服其勇也明日復力戰而博望侯軍亦至匈奴廼解去漢軍罷弗能追師古曰罷讀曰疲是時廣軍幾沒師古曰幾音鉅依反歸漢法博望侯後期當死贖為庶人廣軍自當亡賞師古曰能勝虜功過相當也初廣與從弟李蔡俱為郎事文帝景帝時蔡積功至二千石武帝元朔中為輕車將軍從大將軍擊右賢王有功中率封為樂安侯師古曰此表並為樂安侯而功臣表作安樂侯是功臣表誤也元狩二年代公孫弘為丞相蔡為久在下中師古曰在下輩之中名聲出廣下遠甚然廣不得爵邑官不過九卿廣之軍吏及士卒或取封侯廣與望氣王朔語曰自漢擊匈奴廣未嘗不在其中而諸妄校

封已下

張晏曰：妄猶凡也。

材能不及中

師古曰：中庸之人也。

以軍功取

侯者數十人，廣不為後人，然終無尺寸功，以得封邑者

何也？豈吾相不當？侯邪？朔曰：將軍自念，豈嘗有恨者乎？

師古曰：恨，悔也。廣曰：吾為隴西守，羌嘗反，吾誘降者八百餘人，

誅而同日殺之，至今恨獨此耳。朔曰：禍莫大於殺已降，

此廼將軍所以不得侯者也。廣歷七郡太守，前後四十

餘年，得賞賜，輒分其戲下。師古曰：戲，讀曰：戲。又音許宜反。飲食與士卒

共之家，無餘財，終不言生產事，為人長愛臂。如淳曰：臂，

肩也。或曰：似當為綴臂也。師古曰：王國風，莫愛之。詩云：有莫愛愛，意也。其義兩通。其善射亦

天性，雖子孫他人學者，莫能及。廣喞口少言。師古曰：喞，亦訥字。

與人居，則畫地為軍陳，射闊狹，以飲專，以射為戲。如淳曰：為

如淳注未詳

私重以此注未字

如史記作水字

飲也

戲，求疏密，持酒以飲，不勝者也。將兵之絕，處見水，士卒不盡飲，不近水

不盡餐，不嘗食，寬緩不苛。師古曰：苛，前細也。士以此愛樂為用，其

射見敵，非在數十步之內，度不中，不發。師古曰：度，音徒。各反。中音竹仲。

反發，即應弦而倒，用此其將數困辱，及射猛獸，亦數為

所傷云。元狩四年，大將軍票騎將軍大擊匈奴，廣數自

請行，上以為老，不許。良久，乃許之，以為前將軍。大將軍

青出塞，捕虜，知單于所居，廼自以精兵走之。師古曰：走，趨也。音奏。

而令廣并於右將軍軍出東道。師古曰：并，合也。東道少

水草，少不廣辭曰：臣部為前將軍，今大將軍乃徙臣出

東道，且臣結髮而與匈奴戰。師古曰：言始勝。冠即在戰陳。廼今一得

東道

東道，又云東道，中

漢書李廣傳，中

注如淳所角及故主

皆曰：數音朔，音傳

公案，音立，大傳，音

日數，音後，音得，音

乃折吳及由是復得
注牙類破胡後所見
至人不可見

宋祚由本漸水並
折吳及于按師古
孟說自然至日所見
及音所用當從如
說未有解從至而
音從也。可判其
深也

劉奉吉曰按青去
病信是感出寒
年得軍而教
是感以校尉後大
將軍此信誤也

劉後曰莫府乃廣
前將軍莫府也凡
將軍皆有莫府
教監平與莫府
莫府之令係軍
死不許慮難而不
從據值封陸言與
陸莫府令知書也
之也莫府士猶言
與其莫府也

劉奉吉曰此兩莫府亦廣之莫府也廣見青已還入軍未至莫府而長史來向廣對而長史文書責廣之莫府曹吏人合上簿故廣云我合自上簿然後退至莫府乃自到耳

當單于臣願居前先死單于師古曰致死大將軍陰受

上指以為李廣數奇孟康曰音隻不耦也如淳曰數為母令當單于恐不得所欲師古

曰謂不是時公孫敖新失侯為中將軍大將軍亦欲使

敖與俱當單于故徙廣廣知之固辭大將軍弗聽令長

史封書與廣之莫府師古曰之往也莫曰急詣部如書

廣不謝大將軍而起行意象愠怒師古曰言愠怒而就

部引兵與右將軍食其合軍出東道師古曰趙食其也

惑失道後大將軍師古曰惑迷也大將軍與單于接戰

單于遁走弗能得而還南絕慕廼遇兩將軍師古曰廣

已見大將軍還入軍大將軍使長史持糒醪遺廣師古

乾飯也醪汁滓酒

天子失軍曲折師古曰曲折廣未對大將軍長史急責

廣之莫府上簿師古曰之往也簿謂廣曰諸校尉亡罪

乃我自失道吾今自上簿至莫府謂其麾下曰廣結髮

與匈奴大小七十餘戰今幸從大將軍出接單于兵而

衛青與公孫

劉奉吉曰此兩莫府亦廣之莫府也廣見青已還入軍未至莫府而長史來向廣對而長史文書責廣之莫府曹吏人合上簿故廣云我合自上簿然後退至莫府乃自到耳

宋祚曰廣之莫府景故本也

廣字

死軍中時敢從票騎將軍廣死明年李蔡以丞相坐詔賜冢地陽陵當得二十畝蔡盜取三頃頗賣得四十餘萬又盜取神道外墾地一畝葬其中師古曰墾音人稼反當下獄自殺敢以校尉從票騎將軍擊胡左賢王力戰奪左賢王旗鼓斬首多賜爵關內侯食邑二百戶代廣為郎中令頃之怨大將軍青之恨其父師古曰令其恨而死也廼擊傷大將軍大將軍匿諱之居無何敢從上雍至甘泉宮獵師古曰無何謂未多時也雍之所在地形積高故云上也上音時掌反他皆類此票騎將軍去病怨敢傷青射殺敢去病時方貴幸上為諱云鹿觸殺之居歲餘去病死敢有女為太子中人愛幸敢男禹有寵於太子然好利亦有勇嘗與侍中貴人飲侵陵之莫敢

白會百步考一前古畝考一當下獄

總大恨其父

應師古曰言畏其勇氣後勅之上上召禹使刺虎縣下圈中未至地有詔引出之禹從落中以劍斫絕纜欲刺虎師古曰落與絡也纜索也音力追反上壯之遂救止焉而當戶有遺腹子陵將兵擊胡兵敗降匈奴後人告禹謀欲亡從陵下更死

引出之

陵字少卿少為侍中建章監善騎射愛人謙讓下士師古曰胡亞反甚得名譽武帝以為有廣之風使將八百騎深入匈奴二千餘里過居延視地形不見虜還拜為騎都尉將勇敢五千人教射酒泉張掖以備胡數年漢遣貳師將軍伐大宛使陵將五校兵隨後行至塞會貳師還上賜陵書陵留吏士與輕騎五百出燉煌至鹽水迎貳

報本唐考句李唐利

報行考句

師還復留屯張掖天漢二年貳師將三萬騎出酒泉擊
右賢王於天山召陵欲使為貳師將韜重師古曰重陵音直用反
召見武臺師古曰未央殿叩頭自請曰臣所將屯邊者皆
荆楚勇士奇材劍客也力扼虎射命中師古曰扼謂扼狩之也命中者
所指名與即中願得自當一隊師古曰隊部也音徒內反到蘭干山
南以分單于兵毋令專鄉貳師軍師古曰鄉讀日向上曰將惡
相屬邪吾發軍多毋騎子女陵對無所事騎師古曰猶言不事負
也臣願以少擊衆步兵五千人涉單于庭上壯而許之
因詔彊弩都尉路博德將兵半道迎陵軍博德故伏波
將軍亦羞為陵後距奏言方秋匈奴馬肥未可與戰臣
願留陵至春俱將酒泉張掖騎各五千人並擊東西浚

柳詩伏波故是
孔相在角仲
遺墟當樹平

稽可必禽也師古曰浚稽山名時虜分居此兩山也浚音峻稽音雞書奏上怒疑
陵悔不欲出而教博德上書廼詔博德吾欲予李陵騎
云欲以少擊衆今虜入西河其引兵走西河遮鈞營之
道張晏曰胡來要害道令博德遮之師古曰走音奏詔陵以九月發出遮虜郭
師古曰郭者塞上險要之處往往備築別置候望之人所以自郭蔽而伺敵也遮虜郭名也至東浚
稽山南龍勒水上休佃觀虜即立所見從浞野侯趙破
奴故道抵受降城休士師古曰抵歸也受降城本公孫敖所築休息也浞音仕角反
因騎置以聞師古曰騎置謂驛騎也所與博德言者云何張晏曰天子疑
陵教博德上書求至春乃俱西也具以書對陵於是將其步卒五千人
出居延北行三十日至浚稽山止營舉圖所過山川地
形使麾下騎陳步樂還以聞步樂召見道陵將率得士

從浞野侯
故道弘
休士

將先
報

死力上甚說師古曰說拜步樂為郎陵至浚稽山與單

于相值騎可三萬圍陵軍居兩山間以大車為營陵

引士出營外為陳前行持戟盾後行持弓弩師古曰行

反令曰聞鼓聲而縱聞金聲而止師古曰金謂鉦也虜

見漢軍少直前就營陵搏戰攻之如淳曰手千弩俱發

應弦而倒虜還走上山漢軍追擊殺數千人單于大驚

召左右地兵八萬餘騎攻陵陵且戰且引南行數日抵

山谷中師古曰抵當也連戰士卒中矢傷三創者載輦

兩創者將車一創者持兵戰陵曰吾士氣少衰而鼓不

起者何也師古曰擊鼓進士而士氣不起也一曰軍中

豈有女子乎始軍出時關東群盜妻子徙邊者隨軍為

引發百二十弩一法
三十秦一弩一法
此理妄說也蓋知今
之合弩或併兩弩
共一法之類

卒妻婦大匿車中陵搜得皆劍斬之明日復戰斬首三

千餘級引兵東南循故龍城道行四五日抵大澤葭葦

中師古曰葭即虜從上風縱火陵亦令軍中縱火以自

救師古曰虜自燒其旁草南行至山下單于在南山上

使其子將騎擊陵陵軍步鬪樹木間復殺數千人因發

連弩射單于服虔曰三十弩共一弦也張晏曰三十秦

又音單于下走是日捕得虜言單于曰此漢精兵擊之

不能下日夜引吾南近塞得毋有伏兵乎諸當戶君長

皆言師古曰當戶單于自將數萬騎擊漢數千人不能

滅後無以復使邊臣令漢益輕匈奴復力戰山谷間尚

四五十里得平地不能被廼還是時陵軍益急匈奴騎

宋祜曰大字
南本漸本並
作伏

多戰一日數十合復傷殺虜二千餘人虜不利欲去會
陵軍候管敢為校尉所辱亡降匈奴具言陵軍無後救
射矢且盡獨將軍麾下及成安侯校各八百人為前行
以黃與白為幟師古曰幟旗也音式志反當使精騎射之即破矣成
安侯者潁川人父韓千秋故濟南相奮擊南越戰死武
帝封子延年為侯以校尉隨陵單于得敢大喜使騎並
攻漢軍疾呼曰李陵韓延年趣降師古曰且攻且呼也呼音火故反趣讀曰
促遂遮道急攻陵陵居谷中虜在山上四面射矢如雨
下漢軍南行未至鞬汗山師古曰鞬音丁奚反一日五十萬矢皆
盡即棄軍去士尚三千餘人徒斬車輻而持之師古曰徒但也
軍吏持尺刀抵山入陁谷單于遮其後乘隅下壘石

劉宗本一日作百
宋祁曰越本有字作百

曰山名也師古曰此說非也言披石以士卒多死不得
行投人因山隅曲而下也壘音盧對反蘇林曰舉衣卷裹而行也師
行昏後陵便衣獨步出營古曰此說非也便衣謂著短
衣小止左右毋隨我丈夫一取單于耳師古曰言一良
身獨取也
久陵還太息曰兵敗死矣軍吏或曰將軍威震匈奴天
命不遂後求道徑還歸如泥野侯為虜所得後亡還天
子客遇之況於將軍乎陵曰公止吾不死非壯士也於
是盡斬旌旗及珍寶埋地中陵歎曰復得數十矢足以
脫矣今無兵復戰師古曰兵即謂矢及矛戟之屬也天明坐受縛矣各
鳥獸散猶有得脫歸報天子者師古曰脫免也音土居反次下亦同令軍
士人持二升糒一半冰如淳曰半讀曰片或曰五升曰
時冬寒有水持之以糒渴也期至遮虜郭者相待夜半時擊鼓起士

蘇林曰止考
宋祁曰南本
浙本復字下
有人字義可
安若云教十
矢何能脫也

宋祁曰南本字作

鼓不鳴陵與韓延年俱上馬壯士從者十餘人虜騎數千追之韓延年戰死陵曰無面目報陛下遂降軍人分散脫至塞者四百餘人陵敗虜去塞百餘里邊塞以聞上欲陵死戰召陵母及婦使相者視之無死喪色後聞陵降上怒甚責問陳步樂步樂自殺群臣皆罪陵上以問大史令司馬遷遷盛言陵事親孝與士信常奮不顧身以殉國家之急也師古曰殉營也其素所畜積也師古曰畜積也有國士之風今舉事一不幸全軀保妻子之臣隨而

媒孽其短服虔曰媒音欺謂詆毀也孟康曰媒酒數葉名麴餅也謂釀成其罪也師古曰孟說是也齊人曰媒誠可痛也且陵提步卒不滿五千深輕戎馬之地師古曰輕也抑數萬之師虜救死扶傷不服悉舉引

宋林曰南浙兩本
冒音冠及音音
式據及音化本冒
莫到及音音式
及當後古所

弓之民共攻圍之轉聞千里矢盡道窮士張空拳文穎曰拳同音去權反又音眷冒白刃北首爭死敵師古曰北首北嚮也冒音莫得人之死力雖古名將不過也身雖陷敗然其所摧敗亦足暴於天下師古曰所摧敗也彼之不死宜欲得當以報漢也師古曰言欲立也初上遣貳師大軍出財令陵為助兵師古曰財與繞同謂淺也及陵與單于相值而貳師功少上以遷誣罔欲沮貳師為陵游說師古曰沮謂毀壞之音才呂反下遷腐刑久之上悔陵無救曰陵當發出塞廼詔彊弩都尉令迎軍坐預詔之得令老將生姦詐孟康曰坐預詔彊弩都尉尉路博德迎陵博德老將出塞不至令陵見沒也廼遣使勞賜陵餘軍得脫者陵在匈奴歲餘上遣因杆

前漢書上二一四

發沮貳師

東林曰漸字
字三季下同

將軍公孫敖孟康曰因打胡地名也師古曰打音于將兵深入匈奴迎陵
敖軍無功還曰捕得生口言李陵教單于為兵以備漢
軍故臣無所得上聞於是族陵家母弟妻子皆伏誅隴
西士大夫以李氏為愧師古曰恥其不能死節累及家室其後漢遣使
使匈奴陵謂使者曰吾為漢將步卒五千人橫行匈奴
以亡救而敗何負於漢而誅吾家使者曰漢聞李少卿
教匈奴為兵陵曰廼李緒非我也李緒本漢塞外都尉
居奚侯城匈奴攻之緒降而單于客遇緒常坐陵上陵
痛其家以李緒而誅使人刺殺緒大閼氏欲殺陵師古曰大
于之母單單于匿之北方大閼氏死廼還單于壯陵以女
妻之立為右校王衛律為丁靈王師古曰丁靈胡之別種也立為王而主其

也人皆貴用事衛律者父本長水胡人律生長漢善協律
都尉李延年延年為言律使匈奴使還會延年家收律
懼并誅亡還降匈奴匈奴愛之常在單于左右陵居外
有大事廼入議昭帝立大將軍霍光左將軍上官桀輔
政素與陵善遣陵故人隴西任立政等三人師古曰故人謂舊與
相和者俱至匈奴招陵立政等至單于置酒賜漢使者李
陵衛律皆侍坐立政等見陵未得私語即目視陵師古曰以
目相視而感動之今而數數自循其刀環師古曰循以
俗所謂眼語者也其足陰諭之言可還歸漢也後陵律持牛酒勞漢使博
飲蘇林曰博且飲也師兩人皆胡服椎結師古曰結讀
如推形立政大言曰漢已大赦中國安樂主上富於春

宋祚曰字字一作呼

秋

師古曰言天子年少霍子孟上官少叔用事師古曰子孟光之字少叔集之字也

以此言微動之陵墨不應孰視而自循其髮荅曰吾已

胡服矣有頃律起更衣立政曰咄字子少卿良苦師古曰言甚勞苦

霍子孟上官少叔謝女師古曰謝以字相問也陵曰霍與上官無

恙乎師古曰恙憂病也立政曰請少卿來歸故鄉毋憂富貴陵

字立政曰少公師古曰呼其字歸易耳恐再辱柰何語未卒衛

律還頗聞餘語曰季少卿賢者不獨居一國范蠡扁鵲

天下由余去戎入秦今何語之親也因罷去立政隨謂

陵曰亦有意乎師古曰隨其後而語之陵曰丈夫不能再辱陵在

匈奴二十餘年元平元年病死

蘇建杜陵人也以校尉從大將軍青擊匈奴封平陵侯

宋祚曰南木騎作駢馬

以將軍蔡朔方後以衛尉為游擊將軍從大將軍出朔

方後一歲以右將軍再從大將軍出定襄亡服虔曰趙翁侯

也失軍當斬贖為庶人其後為代郡太守卒官有三子

嘉為奉車都尉賢為騎都尉中子武最知名

武字子卿少以父任兄弟並為郎稍遷至移中廢監師古曰

使郭吉路充國等前後十餘輩匈奴使來漢亦留之以

相當天漢元年年且鞮侯單于初立師古曰且音子閭反鞮音丁奚反恐

漢襲之廼曰漢天子我丈人行也師古曰丈人尊老之稱行音胡浪反盡

歸漢使路充國等武帝嘉其義廼遣武以中郎將使持

節送匈奴使留在漢者因厚賂單于荅其善意武與副

前漢書二十一

中郎將張勝及假吏常惠等師古曰假吏猶言兼吏也時權為使之吏若今之差人充使典矣募士斥候百餘人俱師古曰募人以充士卒及在道為斥候者既至匈奴置幣遺單于單于益驕非漢所望也方欲發使送武等會緱王與長水虞常等謀反匈奴中師古曰緱音工侯反緱王者昆邪王姊子也音胡門反與昆邪王俱降漢後隨浞野侯沒胡中師古曰從趙破匈奴擊匈奴兵敗而降及衛律所將降者陰相與謀劫單于母閼氏歸漢會武等至匈奴虞常在漢時素與副張勝相知私候勝曰聞漢天子甚怒衛律常能為漢伏弩射殺之吾母與弟在漢幸蒙其賞賜張勝許之以貨物與常後月餘單于出獵獨閼氏子弟在虞常等七十餘人欲發其一人夜亡告之單于子弟發兵

會緱王謀反匈奴中

與戰緱王等皆死虞常生得師古曰被單于使衛律治執獲也其事張勝聞之恐前語發以狀語武武曰事如此此必及我見犯廼死重負國欲自殺師古曰言被匈奴侵犯國故欲先自殺也重音直用反勝惠共止之虞常果引張勝單于怒召諸貴人議欲殺漢使者左伊秩訾曰臣瓚曰胡官之號也即謀單于何以復加師古曰言謀殺衛律而殺之其罰太重也宜皆降之單于使衛律召武受辭師古曰取其對也武謂惠等屈節辱命雖生何面目以歸漢引佩刀自刺衛律驚自抱持武馳召鑿鑿地為坎置燼火師古曰燼謂聚火無燄者也音於云反焱音弋贍反覆武其上師古曰覆音芳目反踏其背以出血武氣絕半日復息師古曰息謂出氣也惠等哭與歸營單于壯其節朝夕遣人候問

東本只漸本

武而收繫張勝武益愈單于使使曉武師古曰諭會論說令降也會論
實常欲因此時降武劔斬實常已律曰漢使張勝謀殺
單于近臣師古曰備律自謂也當死單于募降者赦罪舉劔欲擊
之勝請降律謂武曰副有罪當相坐武曰本無謀又非
親屬何謂相坐復舉劔擬之武不動律曰蘇君律前負
漢歸匈奴幸蒙大恩賜號稱王擁眾數萬馬畜彌山富
貴如此師古曰彌滿也蘇君今日降明日復然空以身積草野
誰復知之武不應律曰君因我降與君為兄弟今不聽
吾計後雖欲復見我尚可得乎武罵律曰女為人臣子
不顧恩義畔主背親為降虜於蠻夷何以女為見師古曰言
何用見女為也且單于信女使決人死生不平心持正反欲聞

兩主觀禍敗南越殺漢使者屠為九郡宛王殺漢使者
頭懸北闕朝鮮殺漢使者即時誅滅獨匈奴未耳若知
我不降明師古曰若汝也言汝知我不肯降明矣欲令兩國相攻匈奴之
禍從我始矣律知武終不可脅白單于單于愈益欲降
之廼幽武置大窖中師古曰舊米粟之窖而空者也音工孝反絕不飲食師古曰
反飲音於禁天雨雪武卧齧雪與旃毛并咽之師古曰咽吞也
音數日不死匈奴以為神乃徙武北海無人處使牧
羝羝乳乃得歸師古曰羝牡羊也羝不當產乳故設此言示絕其事若燕太子丹烏白頭馬生
角之比也羝音丁別其官屬常惠等各置他所武既至
海上廩食不至師古曰無掘野鼠去山實而食之蘇林曰取
鼠所去草實而食之張晏曰取鼠及草實并而食之杖
師古曰蘇說是也少古草字去謂藏之也音立呂反杖

宋祁曰收斂字下
疑有羊字
劉攽曰今北方野鼠
之類甚多皆食
也掘野鼠得
食之其草實
頗去藏耳
陳遵
結亦有去去二子

前漢書二十一

宋祁曰綱字上疑有借字

漢節牧羊卧起操持節旄盡落積五六年單于弟於軒

王弋射海上師古曰軒音居言反武能網紡繳繫弓弩師古曰繳生綴續也

歲餘王病賜武馬畜服匿穹廬劉德曰服匿如小蒲帳孟康曰服匿如嬰小口

王死後人衆徙去其冬丁令盜武牛羊師古曰令音零

陵降不敢求武父之單于使陵至海上為武置酒設樂

因謂武曰單于聞陵與子卿素厚故使陵來說足下虛

心欲相待終不得歸漢空自苦亡人之地信義安所見

乎前長君為奉車服虔曰武兄嘉從至雍棧陽宮扶輦下除

張晏

古曰主扶輦下除道也師觸柱折轆効大不敬伏劍自刎

師古曰刎斷也賜錢二百萬以葬孺卿從祠河東后

土張晏曰武弟賢官騎與黃門駙馬爭船師古曰官騎官者而為駙也黃門駙馬天

子駙馬之在黃門者也駙副也推墮駙馬河中溺死官

騎亡詔使孺卿逐捕不得惶恐飲藥而死來時大夫入

已不幸師古曰不幸亦謂死陵送葬至陽陵子卿婦年少聞已更

嫁矣獨有女第二人兩女一男今復十餘年存亡不可

知人生如朝露師古曰朝露見日則晞人命短促亦如之何父自苦如此

陵始降時忽忽如狂自痛負漢加以老母繫保宮師古曰百

室武帝太初元年更名保宮子卿不欲降何以過陵且

陛下春秋高法令亡常大臣亡罪夷滅者數十家安危

官公卿表云少府屬官有居

室武帝太初元年更名保宮

子卿不欲降何以過陵且

陛下春秋高法令亡常大臣亡罪夷滅者數十家安危

官公卿表云少府屬官有居

室武帝太初元年更名保宮

子卿不欲降何以過陵且

陛下春秋高法令亡常大臣亡罪夷滅者數十家安危

不可知子卿尚復誰為乎願聽陵計勿復有云武曰武

父子亡功德皆為陛下所成就位列將爵通侯兄弟親

近常願肝腦塗地今得殺身自效雖蒙斧鉞湯鑊誠甘

樂之臣事君猶子事父也子為父死無所恨願勿復再

言陵與武飲數日復曰子卿壹聽陵言武曰自分已死

又矣師古曰分音扶問反王必欲降武請畢今日之驩効死於前

罪師古曰陵見其至誠喟然歎曰嗟乎義士陵與衛律之

武師古曰復至北海上語武區脫捕得雲中生口服虔曰區脫土

候漢者也李奇曰匈奴邊境羅落守衛官也晉灼曰匈奴傳東胡與匈奴間有棄地千餘里各居其邊為區脫

孤位列所尊通侯

宋祁曰江浙本說作給

又云漢得區脫王發人民屯區脫以備漢此為因邊境

以為官李說是也師古曰匈奴邊境為候望之室服說

是也本非官號區脫王者以其所部君區脫之變因呼

之耳李晉二說皆失之區讀與醜同音一候反脫音土

反言太守以下吏民皆白服曰上崩武聞之南鄉號哭

歐血旦夕臨師古曰鄉讀曰嚮數月昭帝即位數年匈奴

奴與漢和親漢求武等匈奴說言武死後漢使復至匈奴

常惠請其守者與俱得夜見漢使具自陳道教使者

謂單于言天子射上林中得鴈足有係帛書言武等在

其澤中使者大喜如惠語以讓單于師古曰讓責也單于視左

右而驚謝漢使曰武等實在於是李陵置酒賀武曰今

足下還歸揚名於匈奴功顯於漢室雖古竹帛所載丹

青所畫何以過子卿陵雖驚怯令漢且贖陵罪師古曰贖寬也

劉德言數月字當屬上句

全其老母使得奮太辱之積志庶幾乎曹柯之盟李奇曰欲

劫單于如曹制劫齊桓公柯盟之時此陵宿昔之所不忘也收族陵家為

世大戮陵尚復何顧乎已矣令子卿知吾心耳異域之

人壹別長絕陵起舞歌曰徑萬里兮度沙幕為君將兮

奮匈奴路窮絕兮矢刃摧士眾滅兮名已隕老母已死

雖欲報恩將安歸師古曰隕墜也音大回反陵泣下數行因與武決

單于召會武官屬師古曰會謂集聚也前以降及物故凡隨武還

者九人師古曰物故謂死也言其同於鬼物而故也一說者妄欲改物為勿非也武以始元六年春至京師詔武奉一大牢

謁武帝園廟拜為典屬國秩中二千石賜錢二百萬公

田二頃宅一區常惠徐聖趙終報皆拜為中郎賜帛各

二百匹其餘六人老歸家賜錢十萬復終身師古曰復音方

反常惠後至右將軍封列侯自有傳武留匈奴凡十九

歲始以彊壯出及還須髮盡白武來歸明年上官桀子

安與桑弘羊及燕王蓋主謀反武子男无與安有謀坐

死初桀安與大將軍霍光爭權數疏光過失予燕王師古曰條錄之令上書告之又言蘇武使匈奴二十年不降還

廷為典屬國師古曰實十九年而言二十者欲久其事以見冤屈故多言也大將軍長

史無功勞為搜粟都尉光顯權自恣師古曰顯與專同及燕王

等反誅窮治黨與武素與桀弘羊有舊數為燕王所訟

子又在謀中廷尉奏請逮捕武霍光復其奏免武官數

年昭帝崩武以故二千石與計謀立宣帝師古曰讀曰顯與賜

爵關內侯食邑三百戶父之衛將軍張安世薦武明習
故事奉使不辱命先帝昭帝以為遺言宣帝即時召武待詔
官者署師古曰百官公卿表少府屬官有宦者數進見
復為右曹典屬國以武著節老臣今朝朔望號稱祭酒
師古曰加祭酒之號所以示優尊也祭酒已解在伍被傳甚優寵之武所得賞賜盡
以施予昆弟故人家不餘財皇后父平恩侯帝舅平昌
侯樂昌侯師古曰平恩侯許伯平昌侯王無故樂昌侯王武也車騎將軍韓增丞
相魏相御史大夫丙吉皆敬重武武年老子前坐事死
上閱之問左右武在匈奴父豈有子乎武因平恩侯自
白前發匈奴時胡婦適產一子通國有聲問來願因使
者致金帛贖之上許焉後通國隨使者至上以為郎又

宋祿曰額武作維

以武第子為右曹武年八十餘神爵二年病卒甘露二
年單于始入朝上思股肱之美廼圖畫其人於麒麟閣
張晏曰武帝獲麒麟時作此閣圖畫其象於閣遂以為名師古曰漢宮閣疏名云蕭何造法其形貌
署其官爵姓名師古曰署表也題也唯霍光不名曰大司馬大將
軍博陸侯姓霍氏次曰衛將軍富平侯張安世次曰車
騎將軍龍額侯韓增次曰後將軍營平侯趙充國次曰
丞相高平侯魏相次曰丞相博陽侯丙吉次曰御史大
夫建平侯杜延年次曰宗正陽城侯劉德次曰少府梁
丘賀次曰太子太傅蕭望之次曰典屬國蘇武皆有功
德知名當世是以表而揚之明著中興輔佐列於方叔
召虎仲山甫焉師古曰三人皆周宣王之臣有文武之功佐宣王中興者也言宣帝亦重興漢

詳于通鑑宣

前漢書二十一十四

室而霍光等並為名臣皆凡十一人皆有傳自丞相黃
比於方叔之屬召讀曰邵霸廷尉于定國大司農朱邑京兆尹張敞右扶風尹翁
歸及儒者夏侯勝等皆以善終著名宣帝之世然不得
列於名臣之圖以此知其選矣

贊曰李將軍恂恂如鄙人口不能出辭師古曰恂恂誠謹兒也音苟

及死之日天下知與不知皆為流涕彼其中心誠信於

士大夫也諺曰桃李不言下自成蹊師古曰蹊謂徑道也言桃李以其華

實之故非有所召呼而人爭歸趣來往不絕其下自然成徑以喻人懷誠信之心故能潛有所感也蹊音奚

此言雖小可以喻大然三代之將道家所忌自廣至陵

遂亡其宗哀哉孔子稱志士仁人有殺身以成仁無求

生以害仁使於四方不辱君命師古曰皆論語載孔子之言蘇武有

之矣

李廣蘇建傳第二十四

宋祿曰南李代作世

前漢傳三十四

平陽侯曹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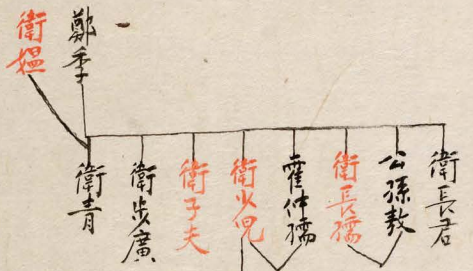
景帝 陽信長公主

王皇后

衛青

曹壽後尚

依平陽侯尚後曰平陽長公主



外史漢書傳云文將軍青侍中上浴則視之丞相私京見上或時不冠至如見黯不冠不見也

衛青霍去病傳卷第二十五 班固 漢書五十五

正議大夫行秘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 師古注

衛青字仲卿其父鄭季河東平陽人也以縣吏給事侯

家平陽侯曹壽尚武帝姊陽信長公主 師古曰壽姓曹

曹參之後然參傳及功臣侯表並無之未詳其意也季與主家僮衛媼通 師古曰媼者婢

妾之稱稱也媼者後年老之號非當時所呼也衛者舉其夫家姓也 生青青有同母兄衛

長君及姊子夫子夫自平陽公主家得幸武帝故青冒

姓為衛氏 師古曰冒謂假稱若 衛媼長女君孺次女少

兒次女則子夫子夫男第步廣皆冒衛氏 師古曰言步

皆不姓衛青為侯家人少時歸其父父使牧羊民母之

子皆奴畜之不以為兄弟數 師古曰言鄭季正妻本在編戶

私其言不衛
而文稱衛其耳

劉宗正作史
史記作吏

宋氏校本五所
本注文謂字至
有曰字

奴畜之私其青
者得幸故

之間以別於公主家也。今流俗書本云牧羊人間先母之子不以爲兄弟數妾增也。青嘗從入至甘泉居室。張晏曰居室甘泉中徒所居也。有一鉗徒相青曰貴人也官至封侯。青笑曰人奴之生得無笞罵即足矣安得封侯事乎。青壯爲侯家騎從平陽主。建元二年春青姊子夫得入宮幸上皇后大長公主女也。文穎曰陳皇后武帝姑女也。無子妬大長公主聞衛子夫幸有身妬之。廼使人捕青青時給事建章。師古曰建章宮中。未知名大長公主執囚青欲殺之。其友騎郎公孫敖與壯士往募之。師古曰逆取曰募。故得不死。上聞廼召青爲建章監侍中。及母昆弟貴賞賜數日。間累千金。君孺爲太僕。公孫賀妻少兒故與陳掌通。師古曰掌即陳平魯孫也。上召貴掌。公孫敖由此益顯。子夫爲夫人。青爲

建章監

宋本本云浙本龍字從行上三龍音後人誤作耳

大中大夫。元光六年拜爲車騎將軍擊匈奴出上谷。公孫賀爲輕車將軍出雲中。大中大夫公孫敖爲騎將軍出代郡。衛尉李廣爲驍騎將軍出鴈門。軍各萬騎。青至龍城。師古曰龍城讀與龍同。斬首虜數百騎。將軍敖亡七千騎。衛尉廣爲虜所得脫歸。皆當斬。贖爲庶人。賀亦無功。唯青賜爵關內侯。是後匈奴仍侵犯邊。師古曰仍頻也。語在匈奴傳。元朔元年春衛夫人有男立爲皇后。其秋青復將三萬騎出鴈門。李息出代郡。青斬首虜數千。明年青復出雲中西至高闕。師古曰高闕山名也。一曰塞名也。在朔方之北。遂至于隴西。捕首虜數千畜百餘萬。走白羊樓煩王。遂取河南地爲朔方郡。師古曰當北地郡之北黃河之南也。以三千八百戶封青爲長平侯。青

侵犯也

宋神宗注文城字下
當添四字

校尉蘇建為平陵侯張次公為岸頭侯晉灼曰河東使

建築朔方城師古曰蘇上曰匈奴逆天理亂人倫暴長

虐老師古曰謂其俗貴以盜竊為務行詐諸蠻夷造謀

籍兵數為邊害張晏曰從蠻故興師遣將以征厥罪詩

不云平薄伐獫狁至于大原師古曰小雅六月之詩美

出之也獫狁北狄名即匈奴也獫音險出車彭彭城彼朔方師古曰小雅

彭彭衆車聲也朔方北方也此詩人美出車而征因築城以攘獫狁也今車騎將軍青度

西河至高闕獲首二千三百級車輜畜產畢收為鹵已

封為列侯遂西定河南地案榆谿舊塞如淳曰案尋也

師古曰上郡之北有諸次山諸次水出焉絕梓領梁北

東經榆林塞為榆谿言軍尋此塞而行也絕梓領梁北

河討蒲泥破符離如淳曰蒲泥符離二王號也師古曰符

執訊獲醜史記注
訊問也醜衆言執
其生口問之知屬
外獲淨衆類也

離塞名也斬輕銳之卒捕伏聽者張晏曰伏於隱三千一十

七級師古曰本以斬敵一首拜爵一級故謂一執訊獲

醜師古曰執訊者謂生執其人而訊問之駸馬牛羊百

有餘萬全甲兵而還益封青二千八百戶其後匈奴比

歲入代郡鴈門定襄上郡朔方師古曰比類也所殺略甚衆語

在匈奴傳元朔五年春令青將三萬騎出高闕衛尉蘇

建為游擊將軍左內史李沮為彊弩將軍文穎曰大僕

公孫賀為騎將軍代相李蔡為輕車將軍皆領屬車騎

將軍俱出朔方大行李息岸頭侯張次公為將軍俱出

右北平匈奴右賢王當青等兵以為漢兵不能至此飲

醉漢兵夜至圍右賢王右賢王驚夜逃獨與其愛妾一

宋神宗注文城
字下當添也字

宋神宗注文城
本改鈔作解

人騎數百馳漫圍北去漢輕騎校尉郭成等追數百里
弗得得右賢裨王十餘人師古曰裨王小王也若眾男
女萬五千餘人畜數十百萬師古曰數十萬以至於百於是引兵而
還至塞天子使使者持大將軍印即軍中拜青為大將
軍師古曰諸將皆以兵屬立號而歸上曰大將軍青躬
率我士師大捷獲匈奴王十有餘人益封青八千七百
戶而封青子伉為宜春侯師古曰伉音抗又音工郎反子不疑為陰
安侯子登為發干侯青固謝曰師古曰固謂拜三也臣幸得待罪
行間賴陛下神靈軍大捷皆諸校力戰之功也陛下幸
已益封臣青臣青子在纒襍中未有勤勞上幸裂地封
為三侯非臣待罪行間所以勸士力戰之意也伉等三

人何敢受封上曰我非忘諸校功也今固且圖之乃詔
御史曰護軍都尉公孫敖三從大將軍擊匈奴常護軍
傳校獲王師古曰傳讀曰附言敖總護諸軍每附部校
之一部為一校或曰幡旗之名非也每軍一校則別為幡耳不名校也封敖為合騎侯晉
票之名也都尉韓說從大軍出竄渾服虔曰塞名也
渾音魂至匈奴右賢王庭為戲下師古曰戲讀曰塵
大將軍麾旗之搏戰獲王師古曰搏戰擊戰封說為龍額侯師
曰額字騎將軍賀從大將軍獲王封賀為南窳侯臣贊
或作額陵中書云南窳侯此本字也師輕車將軍李蔡再從大
古曰窳音普教反窳亦同字將軍獲王封朔為陟軼侯不虞為隨成侯戎
將軍獲王封蔡為樂安侯校尉李朔趙不虞公孫戎奴
各三從大將軍獲王封朔為陟軼侯不虞為隨成侯戎

宋祁曰注未嘗添也字

劉敞曰大軍當

奴為從平侯將軍李沮李息及校尉豆如意中郎將綰
皆有功賜爵關內侯沮息如意食邑各三百戶其秋匈奴
奴入代殺都尉明年春大將軍青出定襄合騎侯敖為
中將軍大僕賀為左將軍翁侯趙信為前將軍衛尉蘇
建為右將軍郎中令李廣為後將軍左內史李沮為疆
弩將軍咸屬大將軍斬首數千級而還月餘悉復出定
襄斬首虜萬餘人蘇建趙信并軍二千餘騎獨逢單于
兵與戰一日餘漢兵且盡信故胡人降為翁侯見急匈
奴誘之遂將其餘騎可八百奔降單于師古曰奔古奔字也蘇建
盡亡其軍獨以身得亡去自歸青青問其罪正閔長史
安議郎周霸等張晏曰正軍正也閔名也如建當云何

張晏曰正軍正也閔名也

如建當云何

宋林曰汪末七字當去

師古曰謂處斷其罪法何至也霸曰自大將軍出未嘗斬裨將今建棄
軍可斬以明將軍之威閔安曰不然兵法小敵之堅大
敵之禽也師古曰言衆寡不敵以其堅戰無有退心故
被匈奴禽之而去今建以數千當單于數萬力戰一日餘士皆
不敢有二心自歸而斬之是示後無反意也不當斬青
曰青幸得以肺附待罪行間師古曰肺附謂親戚也解在田蚡傳也不患
無威而霸說我以明威甚失臣意且使臣職雖當斬將
以臣之尊寵而不敢自擅專誅於境外其歸天子天子
自裁之於以風為人臣不敢專權不亦可乎師古曰風讀曰諷
軍吏皆曰善遂囚建行在所是歲也霍去病始侯
霍去病大將軍青姊少兒子也其父霍仲孺先與少兒

劉敬曰當云語行
在所
私元封元
年武帝巡遊親至

漢書卷一百一十五

五

通生去病及衛皇后尊少兒更為詹事陳掌妻去病以
 皇后姊子年十八為侍中善騎射再從大將軍大將軍
 受詔予壯士為票姚校尉服虔曰音飄姚師古曰票音
 疾之貌也荀悅漢紀作票鶴字去病後為票騎將軍
 尚取票姚之字耳今讀者音飄姚則不當其義也與
 輕勇騎八百直棄大將軍數百里赴利斬捕首虜過當
 師古曰言計其所將人數則捕首虜為多過於所當也
 一曰漢軍失亡者少而殺獲匈奴數多故曰過當也其
 下並於是上曰票姚校尉去病斬首捕虜二千二十八
 級得相國當戶斬單于太父行籍若侯產張晏曰籍若
 也師古曰此人單于祖
 父之行也行音胡浪反
 捕季父羅姑比再冠軍
 師古曰
 其季父也羅姑
 其名也比類也以二千五百戶封去病為冠軍侯上谷
 太守郝賢四從大將軍捕首虜千三百級封賢為終利

安報曰票姚
當作本音

劉故曰天將軍
衍保字

侯騎士孟已有功賜爵關內侯邑二百戶是歲失兩將
 軍亡翕侯功不多故青不益封蘇建至上弗誅贖為庶
 人青賜千金是時王夫人方幸於上甯乘說青曰師古
 曰史
記云甯
 乘齊人將軍所以功未甚多身食萬戶三子皆為侯者
 以皇后故也今王夫人幸而宗族未富貴願將軍奉所
 賜千金為王夫人親壽師古曰
 親母也青以五百金為王夫人
 親壽上聞問青青以實對上廼拜甯乘為東海都尉校
 尉張騫從大將軍以嘗使大夏留匈奴中又道軍知善
 水草處師古曰道
 讀曰導軍得以無飢渴因前使絕國功封騫
 為博望侯去病侯三歲元狩三年春為票騎將軍將萬
 騎出隴西有功上曰票騎將軍率戎士逾烏蓋師古曰
 逾與踰

三年利家作
二年
宋神宗三抄本

劉奉吉曰詔書以爲
會則不應兵失至
至也也自奴之數
又當何知之元狩四
年出塞馬十四夏
還不滿三分則減
什二之也則率蓋
謂軍興財用奉
減少者功故四年詔既言率減什二遂取合於敵而糧不能相因也

同盤古庚字也 討邀濮師古曰邀古速字也 涉狐奴涉古速字也

烏盤山名也 名也 歷五王國 輜車人衆攝警者弗取師古曰攝警謂振動失志氣言

距戰者誅服者則幾獲單于子師古曰幾獲單于子音距衣反 轉戰六日過

焉支山千有餘里合短兵鏖臯蘭下應劭曰隴西白石縣塞外河名也

林曰匈奴中山關名也李奇曰鏖音庶津名也晉灼曰世俗謂盡死殺入爲鏖猶文穎曰鏖音意曹反師古曰

鏖字本從金鹿聲轉寫訛耳鏖謂苦擊而多殺也臯蘭山名也言苦戰於臯蘭山下而多殺虜也晉說文音皆

得之今俗猶謂打擊之甚者殺折蘭王斬盧侯王張晏曰折蘭盧侯胡國名也殺者殺之而已斬者獲其首也師古曰折蘭匈奴中姓也今鮮卑有是蘭姓者即其種也折

音上 銳悍者誅全甲獲醜執渾邪王子師古曰全甲謂軍中之甲不喪

下昆反 及相國都尉捷首虜八千九百六十級收休屠祭天金人如淳曰祭天以金人爲主也張晏曰佛徒祠金人也師古曰今之佛像是也休音許

師率減什七師古曰言其破敵故匈奴之師十減其七也一曰漢兵失亡之數下

出北地異道博望侯張騫郎中令李廣俱出右北平異

道廣將四千騎先至騫將萬騎後匈奴左賢王將數萬

騎圍廣廣與戰二日死者過半所殺亦過當騫至匈奴

引兵去騫坐行留當斬贖爲庶人師古曰軍行而輒留故坐法而去

病出北地遂深入合騎侯失道不相得去病至祁連山

軍涉鈞耆濟居延張晏曰鈞耆居延皆水名也淺曰涉深曰濟

遂臻小月氏師古曰臻至也 攻祁連山揚武乎鱒得

鄭氏曰鱒音鹿張掖縣也師古曰鄭說非也得單于單

謂以舟船

前漢書二十一

二十一

桓首涂王張晏曰單桓首涂皆胡王也師古曰首音才由反涂音塗及相國都尉以
衆降下者二千五百人可謂能舍服知戍而止矣師古曰服
而舍之功成則止也捷首虜三萬二百獲五王王母單于閼氏王
子五十九人相國將軍當戶都尉六十三人師大率滅
什三益封去病五千四百戶賜校尉從至小月氏者爵
左庶長師古曰鷹擊司馬破奴趙破奴再從票騎將軍
斬邀濮王捕稽且王師古曰且音子間反右千騎將王王母各一
人王子以下四十一人捕虜三千三百三十人前行捕
虜千四百人師古曰前行謂在軍之前而行封破奴為從票侯張晏曰從票騎
將軍有功因以為號校尉高不識從票騎將軍捕呼于耆王王子
以下十一人捕虜千七百六十八人封不識為宜冠侯

校尉僕多有功封為煇渠侯師古曰功臣侯表作僕用今此作多轉寫者誤也煇
音暉也合騎侯敖坐行留不與票騎將軍會當斬贖為庶
人諸宿將所將士馬兵亦不如去病師古曰宿舊也兵兵器也去病
所將常選師古曰選取驍銳然亦敢深入常與壯騎先其大軍
軍亦有天幸未嘗困絕也然而諸宿將常留落不耦師古曰耦
曰留謂遲留留落謂墜落故不耦耦而無功也由此去病日以親貴比大將軍
其後單于怒渾邪王居西方數為漢所破亡數萬人以
票騎之兵也欲召誅渾邪王渾邪王與休屠王等謀欲
降漢使人先要道邊師古曰道猶言也先為要約來言之於邊界是時大行
李息將城河上得渾邪王使即馳傳以聞師古曰傳音張戀反次下
亦上恐其以詐降而襲邊乃令去病將兵往迎之去病

宋祁曰涇末當有也字
劉宗池字下
五也字
宋祁曰池字下
校添也字

生料性率 自舍
去音會矣句帥字
注得也王也頌也率
也統也亦通作率
詩疏注方伯連率
之職史建元年表
殺其原率

既度河與渾邪眾相望渾邪裨王將見漢軍而多欲不
降者師古曰悲頗道去去病乃馳入得與渾邪王相見
斬其欲亡者八千人遂獨遣渾邪王乘傳先詣行在所
盡將其眾度河降者數萬人號稱十萬既至長安天子
所以賞賜數十鉅萬封渾邪王萬戶為漯陰侯如淳曰
原縣也師古曰封其裨王呼毒尼為下摩侯文穎曰呼
漯音吐合反名雁疵為輝渠侯文穎曰雁音鴛疵音庇蔭之庇師古
也雁音反禽黎為河基侯師古曰功臣侯表作烏黎大當
戶調雖為常樂侯師古曰功臣侯表作稠雖今此於是
上嘉去病之功曰票騎將軍去病率師征匈奴西域王
渾邪王及厥眾萌威蒞於率師古曰萌字與毗以軍糧

劉汝注如禽
宋本言京德
本當作當
字當刪
宋本口淫末也

接食并將控弦萬有餘人師古曰言能引誅獍悍師古
健行輕貌也字或作捷悍勇捷首虜八千餘級降異國
之王三十二戰士不離傷師古曰十萬之眾畢懷集服
仍興之勞爰及河塞庶幾亡患師古曰重興軍旅之勞
寧息也無以千七百戶益封票騎將軍減隴西北地上郡
戍卒之半以寬天下繇役廼分處降者於邊五郡故塞
外而皆在河南因其故俗為屬國師古曰不改其本國
屬其明年匈奴入右北平定襄殺畧漢千餘人其明年
上與諸將議曰翁侯趙信為單于畫計常以為漢兵不
能度幕輕留師古曰言輕易漢軍故留而不去也今大
發卒其勢必得所欲是歲元狩四年也春上令大將軍

孤者重四也
宋本言能本於
此有屠獲最
上言李陵
歌曰經十年
兮渡沙漠十
五字上

星懷集服

虜言單于東

青票騎將軍去病各五萬騎步兵轉者踵軍數十萬師古
曰轉者謂運輜車也踵接也而敢入戰深入之士皆屬去病去病始
為出定襄當單于捕虜虜言單于東廼更令去病出代
郡令青出定襄郎中令李廣為前將軍太僕公孫賀為
左將軍主爵趙食其為右將軍師古曰食音異其音基平陽侯襄
為後將軍師古曰曹襄皆屬大將軍趙信為單于謀曰漢兵
即度幕人馬罷師古曰罷讀曰疲匈奴可坐收虜耳師古曰言收虜取漢
軍人馬可不廼悉遠北其輜重師古曰送輜重遠去今處北也皆以精
兵待幕北而適直青軍出塞千餘里師古曰直讀曰值見單于
兵陳而待師古曰為行陳而待於是青令武剛車自環為營張晏曰兵
車也師古曰環繞也而縱五千騎往當匈奴匈奴亦從萬騎會日

種李

積粟 句含至至實
自積于智切也儲
也善也左待居則具
一日之積注類曰器
米禾新周禮中人注
積所以給者容之用
聖道入掌手精持
施惠司徒注火白季
多日積

且入師古曰言日欲沒也而大風起沙礫擊面師古曰礫石也音歷小兩軍
不相見漢益縱左右翼繞單于師古曰翼謂左右翼引其兵如鳥之翅翼單
于視漢兵多而士馬尚彊戰而匈奴不利薄莫單于遂
乘六羸壯騎可數百直冒漢圍西北馳去師古曰羸者羸種馬子堅
刃單于自乘善走羸而壯騎隨之也冒犯也羸音來戈反冒音莫克反昏漢匈奴相紛拏
師古曰紛拏亂相持搏也拏音女居反殺傷大當師古曰各相殺傷漢軍左校捕
虜言單于未昏而去漢軍因發輕騎夜追之青因隨其
後匈奴兵亦散走會明行二百餘里不得單于頗捕斬
首虜萬餘級遂至寶顏山趙信城如博曰趙信前降匈奴匈奴築城居之
得匈奴積粟食軍師古曰食讀曰飲軍留一日而還悉燒其城
餘粟以歸青之與單于會也而前將軍廣右將軍食其

勦羸驢
文馬也

軍別從東道或失道師古曰大將軍引還過幕南廼相
逢青欲使使歸報令長史簿責廣師古曰簿音步戶反廣自殺食
其贖為庶人青軍入塞凡斬首虜萬九千級是時匈奴
眾失單于十餘日右谷蠡王自立為單于師古曰音鹿
反單于後得其眾右王廼去單于之號師古曰音去除去
病騎兵車重與大將軍軍等師古曰音重而亡裨將悉以
李敢等為大校當裨將出代右北平二千餘里直左方
兵師古曰音直當也所斬捕功已多於青既皆還上曰票騎將軍
去病率師躬將所獲董允之士服虔曰董音熏董允熏
獵允秦曰匈奴師古曰董音與薰同約輕齎絕大幕師古曰輕齎
自隨而所齎糧食少也一涉獲單于章渠師古曰涉謂
日齎字與資同謂資裝也

約輕齎

文記韓擊左大將
之字獲上字宗隱口
宗漢書名雙
幻謂執本双字作
并字去謂非手

單于之近臣也以誅北車者晉灼曰轉擊左大將雙獲
涉水而破獲之濟弓盧晉灼曰水名也獲屯頭王韓王
等三人李奇曰皆匈奴王號將軍相國當戶都尉八十三人封狼
居胥山禪於姑衍登臨翰海張晏曰登海邊山以望海
也如淳曰翰海北海名也師古曰禪也執訊獲醜七萬有四
積土增山曰封為壇祭地曰禪也
百四十三級師率減什二取食於敵卓行殊遠而糧不
絕師古曰卓亦遠意以五千八百戶益封票騎將軍右北平太
守路博德屬票騎將軍會興城不失期從至禱余山師古曰
其字從木音禱斬首捕虜二千八百級封博德為邳離侯北
地都尉衛山從票騎將軍獲王封山為義陽侯故歸義
侯因淳王復陸支師古曰復音芳福反樓剗王伊即軒師古曰軒音之充反

因淳王伊

言名遠時載非出
塞特

言音君 皆從票騎將軍有功封復陸支為杜侯伊即軒
為衆利侯從票侯破奴昌武侯安稽從票騎有功益封
各三百戶漁陽太守解校尉敢皆獲鼓旗賜爵關內侯
解食邑三百戶敢二百戶校尉自為爵左庶長軍吏卒
為官賞賜甚多而青不得益封吏卒無封者唯西河太
守常惠雲中太守遂成受賞遂成秩諸侯相賜食邑二
百戶黃金百斤惠爵關內侯兩軍之出塞塞閱官及私
馬凡十四萬匹而後入塞者不滿三萬匹廼置大司馬
位大將軍票騎將軍皆為大司馬晉灼曰悉加大司馬
者欲令票騎將軍去
病與大將
軍青等耳定令票騎將軍秩祿與大將軍等自是後
青日衰而去病日益貴青故人門下多去事去病輒得

官爵唯獨任安不肯去

師古曰安發陽人後為益
州刺史即遺司馬遷書者去病

為人少言不泄有氣敢往

上嘗欲教之吳孫兵法師古曰吳
孫武也孫兵法師古曰

上為治第令視之對曰

匈奴不滅無以家為也師古曰
顧念也由此上

益重愛之然少而待中貴

不省士師古曰省視
也其從軍

上為遣太官齋數十乘

師古曰齋與資
同解已在前也既還重車餘棄

梁肉師古曰梁粟類也米
之善者重音直用反

而士有飢者其在塞外卒乏

糧或不能自振

而去病尚穿域躡鞠也服虔曰
穿地作

躡而戲也師古曰躡以皮為之實以毛
躡音徒臘反鞞音鉅六反

事多此類青仁

喜士退讓

以和柔自媚於上然於天下未有

稱也去病自四年軍後三歲元狩六年薨

上悼之發屬

稱也去病自四年軍後三歲元狩六年薨

上悼之發屬

國玄甲軍陳自長安至茂陵師古曰送其葬所以寵衛之也屬國即上所云分
降者於邊五郡者也為冢象祁連山師古曰在茂陵旁有石人馬蓋之弁武與廣地曰景桓侯蘇林曰景武蓋者是也
義見謚法張晏曰謚法布義子嬗嗣師古曰嬗字子
行剛曰景碑土服遠曰桓也侯上愛之幸其壯而將之為奉車都尉從封泰山而薨
無子國除自去病死後青長子宜春侯伉坐法失侯後
五歲伉第二人陰安侯不疑發干侯登皆坐酎金失侯
後二歲冠軍侯國絕後四年元封五年青薨謚曰烈侯
子伉嗣六年坐法免自青圍單于後十四歲而卒竟不
復擊匈奴者以漢馬少又方南誅兩越東伐朝鮮擊羌
西南夷以故久不伐胡初青既尊貴而平陽侯曹壽有

宋公校李三卿
廬作廬

惡疾就國長公主問列侯誰賢者左右皆言大將軍主
笑曰此出吾家常騎從我奈何左右曰於今尊貴無比
於是長公主風白皇后師古曰風讀曰調皇后言之上廼詔青
尚平陽主如淳曰本陽信長公主也為平陽侯所尚故稱平陽主與主合葬起冢
象廬山云師古曰在茂陵東次去病冢之西相併者是也最師古曰最亦凡也大將軍
青凡七出擊匈奴斬捕首虜五萬餘級一與單于戰收
河南地置朔方郡再益封凡萬六千三百戶封三子為
侯侯千三百戶弁之二萬二百戶其裨將及校尉侯者
九人為特將者十五人師古曰特將謂獨別為將而出征也李廣張騫公
孫賀李蔡曹襄韓說蘇建皆自有傳師古曰七人自有傳八人今列於此
下凡十五人也說讀曰悅

行漢事二十一

特將

宋公校李三卿
景德李三卿

言之上

季息郁郅人也師古曰北地之縣也郵音之日反事景帝至武帝立八歲為材官將軍軍馬邑後六歲為將軍出代後三歲為將軍從大將軍出朔方皆無功凡三為將軍其後常為大行

公孫敖義渠人以郎事景帝至武帝立十二歲為騎將軍出代亡卒七千人當斬贖為庶人後五歲以校尉從大將軍封合騎侯後一歲以中將軍從大將軍再出定襄無功後二歲以將軍出北地後票騎失期當斬贖為庶人後二歲以校尉從大將軍無功後十四歲以因杆將軍蔡受降城七歲復以因杆將軍再出擊匈奴至余吾師古曰水名也在朔方北亡士多下吏當斬詐死亡居民間五六

列奉古武紀教自余吾還明年太信元年有罪要斬于此不國以有記

歲後覺復繫坐妻為巫蠱族凡四為將軍

季沮雲中人沮音祖事景帝武帝立十七歲以左內史為彊弩將軍後一歲復為彊弩將軍

張次公河東人以校尉從大將軍封岸頭侯其後太后崩為將軍軍北軍後一歲復從大將軍凡再為將軍後坐法失侯

趙信以匈奴相國降為侯武帝立十八年為前將軍與匈奴戰敗降匈奴

趙食其殺栩人師古曰馮翊之縣也殺音下治反又音丁外反栩音許羽反武帝立十八年以主爵都尉從大將軍斬首六百六十級元狩三年賜爵關內侯黃金百斤明年為右將軍從大將軍

宋瓜校本三三歲京德本

宋瓜校本三三德去失字

郭氏

出定襄迷失道當斬贖為庶人

郭昌雲中人以校尉從大將軍元封四年以太中大夫為拔胡將軍屯朔方還擊昆明無功奪印荀彘太原廣武人以御見侍中師古曰以善御得見因為侍中也御謂御車也用校尉數從

大將軍元封三年為左將軍擊朝鮮無功坐捕樓船將軍誅私史記連名斬也

最票騎將軍去病凡六出擊匈奴其四出以將軍師古曰并

河西酒泉之地西方益少胡寇四益封凡萬七千七百

戶其校尉吏有功侯者六人為將軍者二人

路博德西河平州人以右北平太守從票騎將軍封邳

樓船將軍楊僕武紀元封三年有樓船注

離侯票騎死後博德以衛尉為伏波將軍伐破南越益封其後坐法失侯為疆弩都尉屯居延卒

趙破奴太原人嘗亡入匈奴已而歸漢為票騎將軍司馬出北地封從票侯坐酎金失侯後一歲為匈奴將軍

攻胡至匈奴水無功後一歲擊虜樓蘭王後為浞野侯後六歲以浚稽將軍將二萬騎擊匈奴左王左王與戰

兵八萬騎圍破奴破奴為虜所得遂沒其軍居匈奴中十歲復與其太子安國立入漢後坐巫蠱族自衛氏興

大將軍青首封其後支屬五人為侯凡二十四歲而五侯皆奪國征和中矣太子敗衛氏遂滅而霍去病第先

貴盛自有傳三十一卷

柳文三十一卷中丁言
大將軍徵建延福
建語今日之私書
建常語司馬述之也
蓋司馬述言衛青
則引建建語者
證也
大記晉大夫公曰
建語今日之私書
建常語司馬述
大將軍
衛青

文帝
景帝

贊曰蘇建嘗責大將軍至尊重而天下之賢士大夫無
稱焉師古曰言不為賢士大夫所稱譽願將軍觀古名將所招選者勉
之哉師古曰勸令青謝曰自魏其武安之厚賓客天子
常切齒彼親待士大夫招賢黜不肖者人主之柄也人
臣奉法遵職而已何與招士師古曰與票騎亦方此意
為將如此師古曰方
比類也

衛青霍去病傳第二十五

衛青
霍去病
衛青自左後兄子也

王仲
景帝
武帝

董仲舒傳第二十六

班固

漢書五十六

正議大夫行秘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頽師古注

董仲舒廣川人也少治春秋孝景時為博士下帷講誦

弟子傳以父次相授業或莫見其面師古曰言新學者

業不必親見仲舒蓋三年不窺園其精如此師古曰雖有園圃

也進退容止非禮不行學士皆師尊之武帝即立舉賢

良文學之士前後百數師古曰數而仲舒以賢良對策

焉制曰朕獲承至尊休德師古曰休美也言承先帝傳

之亡窮而施之罔極師古曰罔亦任大而守重是以夙

夜不皇康寧師古曰皇暇永惟萬事之統猶懼有闕師古

思也永深也惟故廣延四方之豪雋郡國諸侯公選賢良

宋本曰校本
至尊下有小字

劉向之行

至尊重

子大夫明先聖之業習俗化之變終始之序講聞高誼之日久矣其明以諭朕師古曰諭謂曉告也科別其條勿猥勿并師古曰猥積也并合也

不直不忠不極枉于執事書之不泄興于朕躬毋悼後師古曰二疏理而言之取之於術慎其所出廼其不正師古曰極中也公卿執事有不忠直而阿枉者皆令

子大夫其盡心靡有所隱朕將親覽焉仲舒對曰陛下發德音下明詔求天命與情性皆非愚臣之所能及也

臣謹案春秋之中視前世已行之事以觀天人相與之際甚可畏也國家將有失道之敗而天廼先出災害以

譴告之師古曰譴責也不知自省又出怪異以警懼之師古曰省視也尚不知變而傷敗廼至以此見天心之仁愛人君而欲

止其亂也自非大亡道之世者天盡欲扶持而全安之

事在彊勉而已矣師古曰彊音其彊勉學問則聞見博

而知益明彊勉行道則德日起而大有功此皆可使還

至而立有效者也師古曰還讀詩曰夙夜匪解師古曰大雅烝

也人之詩也風早也解讀書云茂哉茂哉師古曰虞書谷

皆彊勉之謂也道者所繇適於治之路也師古曰繇

安寧數百歲此皆禮樂教化之功也王者未作樂之時

情不得雅頌之樂不成故王者功成作樂樂其德也樂者所以變民風化民俗也其變民也易其化入也師古

宋非曰越本字

習俗化之變
科別其條并
雜也又鄙也

可使
教也

皇繇
教也

曰著明也易音弋故聲發於和而本於情接於肌膚臧
於骨髓故王道雖微缺而筦絃之聲未衰也夫虞氏之
不為政久矣然而樂頌遺風猶有存者是以孔子在魯
而聞韶也夫人君莫不欲安存而惡危亡然而政亂國
危者甚眾所任者非其人而所繇者非其道師古曰繇讀與由同
下亦類此是以政日以仆滅也夫周道衰於幽厲非道亡也
幽厲不繇也至於宣王思昔先王之德興滯補弊明文
武之功業周道粲然復興詩人美之而作上天祐之為
生賢佐後世稱誦至今不絕此夙夜不解行善之所致
也孔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也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也言明智之人則能行道內無其質非道所化故治亂廢興在於已非天降命不可得

宋林曰古本
有作

則能行道內無其質非道所化
故治亂廢興在於已非天降命不可得

宋林曰古本流字者
而字存而句緩而文
流者為記本紀聖
子遂立師尚父
子思德亦與與介
舟楫後至子斬武
渡河上流白魚躍入
王舟武備取武不
既渡有火自上復下
下至于王屋流為鳥
其也亦其志也
是時詩侯不期而
全盟濟土八百許侯

反其所操持諄諄失其統也臣聞天之所大奉使之王
者必有非人力所能致而自至者此受命之符也天下
之人同心歸之若歸父母故天瑞應誠而至書曰白魚
入于王舟有火復于王屋流為鳥師古曰今文尚書泰誓之辭也謂代紂之時有此瑞也復此蓋受命之符也周公曰獲哉復哉
師古曰復我復我復報也言周有盛德故天報以此瑞也亦見今文泰誓也孔子曰
德不孤必有鄰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也鄰近也言皆積善參德之效也及至後世淫佚衰微師古曰
曰佚與不能統理群生諸侯背畔殘賊良民以爭壤土
廢德教而任刑罰刑罰不中則生邪氣師古曰音竹仲反邪氣
積於下怨惡畜於上師古曰蓄蓄聚也上下不和則陰陽繆

必有自至者
當考復也
字之誤也

師古曰蓄蓄聚也

師古曰音竹仲反

鈞自含注曰陶範輪
師古曰陶家名轉土
者鈞蓋取周陶鈞
之義又鈞文也
謂付大鈞播物注言
造化者人稍陶之造
凡
鈞自含下平注
自也徐曰鈞化之也
考
昔仲舒傳鈞也
徐曰亦模範也
仲舒傳全在鈞謂
鑄品之模範也
鑄也

鑿而妖孽生矣師古曰鑿古庚字孽災也此災異所緣而起也臣聞
命者天之令也性者生之質也情者人之欲也或夭或
壽或仁或鄙陶冶而成之不能粹美師古曰陶冶以喻鑄金也
言天之生人有似有治亂之所生故不參也孔子曰君
子之德風也小人之德山也山中之風必偃師古曰論語載孔子
之言也言人之從化故堯舜行德則民仁壽桀紂行暴
若草遇風則偃仆也故堯舜行德則民仁壽桀紂行暴
則民鄙夫夫上之化下下之從上猶泥之在鈞唯甄者
之所為師古曰甄作瓦之人也鈞造瓦之在鎔唯
冶者之所鑄師古曰鎔謂鑄器之斯來動之斯和此
之謂也師古曰論語載子貢對陳子禽之言也綏安
謹案春秋之文求王道之端得之於正也師古曰謂正月也音之成反

注錄此也中
卦本古四也

左傳一歲經元年春正月注隱公之元年周王之正月也凡入君即位於其位元居正故不立二月一月也隱公不即位遂行君夏故
亦謂庶告朔也告朔正朔例在襄九年即位例在隱公元年

正次王王次春師古曰解春秋書春王正月之一句也春者天之所為也
正者王之所為也其意曰上承天之所為而下以正其
所為正王道之端云爾然則王者欲有所為宜求其端
於天天道之大者在陰陽陽為德陰為刑刑主殺而德
主生是故陽常居大夏而以生育養長為事陰常居大
冬而積於空虛不用之處以此見天之任德不任刑也
天使陽出布施於上而主歲功使陰入伏於下而時出
佐陽陽不得陰之助亦不能獨成歲終陽以成歲為名
蘇林曰卒以陽名歲尚德不尚刑也師古曰謂年首稱春也即上所云王文春者是也此天意也
王者承天意以從事故任德教而不任刑刑者不可任
以治世猶陰之不可任以成歲也為政而任刑不順於

漢書卷之二十一

天故先王莫之肯為也。今廢先王德教之官而獨任執法之吏治民，毋乃任刑之意與？師古曰：與，讀曰歟。孔子曰：不教而誅，謂之虐。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虐政用於下而欲德教之被四海，故難成也。臣謹案春秋謂一元之意。師古曰：釋公始即位，何不一者萬物之所從始也。元者辭之所謂大也。師古曰：易稱元者善之長也。故曰辭之所謂大也。謂一為元者，視大始而欲正本也。師古曰：視讀曰示。春秋深探其本而反自貴者始，故為人君者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正萬民以正四方。四方正，遠近莫敢不壹於正，而立有邪氣，奸其間者。師古曰：奸，犯也。音干。是以陰陽調而風雨時，羣生和而萬民殖，五穀孰而山木茂，天地之間被潤澤而

宋林曰：辭古李解作

大豐美四海之內，聞盛德而皆徠，臣諸福之物可致之，祥莫不畢至，而王道終矣。孔子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自悲可致此物而身卑賤不得致也。師古曰：鳳鳥，河圖，皆王者之瑞也。仲尼自歎有德無位，故不至也。今陛下貴為天子，富有四海，居得致之位，操可致之勢。師古曰：操，執持也。音干。高反。又有能致之資。師古曰：資，材質也。行高而恩厚，知明而意美，愛民而好士，可謂誼主矣。然而天地未應而美祥莫至者，何也？凡以教化不立而萬民不正也。夫萬民之從利也，如水之走下。師古曰：走音奏。不以教化隄防之，不能止也。是故教化立而姦邪皆止者，其隄防完也；教化廢而姦邪並出，刑罰不能勝者，其隄防壞也。古之王者明於此，是故南

設庠序 札記十卷
序記古之教者家
有庠序有庠有
序國有庠序注二十五家
者同在一卷之首有
門側有觀民在家
寺廟受教於觀
也五百家者世
季曰庠教同觀民
之人也二千五百者
家者列之曰序
則教當之曰庠
人天子所都及詩侯
國中天子謂之國
季曰教天子與子及
卿大夫上之子與外
俊遠之士焉

十四歲 秦莊襄王
十四歲秦莊襄王
十四歲秦莊襄王

宋都曰越本其作其
甚及其小差則成誤
自然其字施於此
則未安也

面而治天下莫不以教化為大務立大學以教於國設
庠序以化於邑師古曰庠序教學之屬也所以養老而
行禮焉禮學記曰古之教者家有塾黨
國有學也漸民以仁摩民以誼師古曰漸謂浸潤之
也摩謂砥礪之也
節民以禮故其刑罰甚輕而禁不犯者教化行而習俗
美也聖王之繼亂世也掃除其迹而悉去之師古曰去
亦除也音
反呂復脩教化而崇起之教化已明習俗已成子孫循
之師古曰循順行五六百歲尚未敗也至周之末世大
為亡道以失天下秦繼其後獨不能改又益甚之重禁
文學不得挾書棄捐禮誼而惡聞之其心欲盡滅先聖
之道而顯為自恣苟簡之治蘇林曰苟為簡易之治也
師古曰此說非也苟謂苟
於權利也簡謂簡於仁義也簡易
乾坤之德豈秦所行乎顯與專同故立為天子十四歲

十四歲 秦莊襄王
十四歲秦莊襄王
十四歲秦莊襄王
自政初稱始皇帝
自政初稱始皇帝
自政初稱始皇帝

殊并 行去声衛也校也或作悻又拒也自舍

而國破亡矣自古以俸未嘗有以亂濟亂大敗天下之
民如秦者也師古曰濟益也其遺毒餘烈至今未滅使習俗薄
惡人民囂頑抵冒殊并文穎曰并突也師古曰口不道
忠信之言為囂心不則德誼之
經為頑抵觸也冒犯也殊絕也并距也冒讀如字又音莫克反孰爛如此之甚者也孔
子曰腐朽之木不可彫也糞土之牆不可圻也師古曰
論語載
孔子之言也圻鏹也所以泥飾牆也言內糞
壞壞不可脩治也圻音一胡反鏹音莫干反今漢繼秦
之後如朽木糞牆矣雖欲善治之亡可奈何法出而姦
生令下而詐起師古曰下如以湯止沸抱薪救火愈甚
音胡亞反如以湯止沸抱薪救火愈甚
亡益也竊譬之琴瑟不調甚者必解而更張之乃可鼓
也為政而不行甚者必變而更化之乃可理也當更張
而不更張雖有良工不能善調也當更化而不更化雖

前漢書

科字字字
字字字字
字字字字

沸今切切

故本治字上有善字
宋本曰本上一
善字也善治字
須復語不容上言治
而下一言善治也本
亦固有善字
李德誠 私自言相
即位至武帝建元
四年七年也事件
初也至元光元年
三十七年也本
宋本曰本本本本
並作而本本本本
作而後人加之而俗
今作而則善而不善
更以善為善也本
耶

有大賢不能善治也故漢得天下以來常欲善治而至
今不可善治者失之於當更化而不更化也古人有言
曰臨淵羨魚不如退而結網師古曰言當自求之今臨政而願治
七十餘歲矣不如退而更化更化則可善治善治則災
害日去福祿日來詩云宜民宜人受祿于天師古曰大雅假樂之
詩為政而宜於民者固當受祿于天夫仁誼禮知信五
常之道王者所當脩飾也五者脩飾故受天之祐而享
鬼神之靈德施于方外延及羣生也天子覽其對而異
焉乃復策之曰制曰蓋聞虞舜之時游於巖郎之上文穎
曰巖郎殿下小屋也晉灼曰堂邊無巖
郎謂巖峻之郎也師古曰晉說吳也 垂拱無為而天
下太平周文王至於日昃不暇食師古曰昃亦吳字而宇內亦

宋本曰本本
本冊作某
修作師上同

治夫帝王之道豈不同條共貫與師古曰與讀曰歟何逸勞之
殊也蓋儉者不造玄黃旌旗之飾及至周室設兩觀乘
大路朱干玉戚八佾陳於庭師古曰兩觀謂闕也大路也朱干其盾玉為戚把也佾列也舞者之行列也一列八人天子八列六十四人也而頌聲興夫
帝王之道豈異指哉師古曰言意趣不同或曰良玉不琢師古曰琢琢謂彫
刑以督姦傷肌膚以懲惡師古曰督視責也懲止也成康不式四十
餘年師古曰式用也成康之時刑措不用天下不犯囹圄空虛秦國用之
死者甚衆刑者相望耗矣哀哉師古曰耗虛也言用刑酷烈誅殺甚衆天下空
虛也耗音呼到反或曰耗不明也言刑罰聞亂音莫報反烏虛師古曰虛讀曰呼朕夙寤晨
興師古曰夙早起也覺音工孝反惟前帝王之憲師古曰憲憲法也求

漢書卷之二十一

宋本曰濟當作澄
下同

宋本曰古漸本有
意字他本字但云
庶幾手則促而不獲
必得意字句乃自
字

宋本云不同古漸
本作而不同

思所以奉至尊章洪業師古曰永深也皆在力本任賢
師古曰力本謂勤力行於本業也本謂農也今朕親耕藉田以為農先勸孝
弟崇有德使者冠蓋相望間勤勞恤孤獨盡思極神功
烈休德未始云獲也今陰陽錯繆氛氣充塞師古曰氛
也師古曰賀易也渾殺雜也廉恥質亂賢不肖渾殺
師古曰賀武又反渾音胡本反未得其真故詳延特起之士
意庶幾乎也師古曰詳盡今子大夫待詔百有餘人或道
世務而未濟稽諸上古之不同考之于今而難行毋廼
牽於文繫而不得騁歟師古曰牽於文繫謂懼於文將
所繇異術所聞殊方與師古曰繇讀與各悉對著于篇
師古曰悉謂毋諱有司師古曰言不當忌明其指略切
盡意而對也

宋本
有在

宋本
有在

磋商之以稱朕意師古曰究極也仲舒對曰臣聞堯受
命以天下為憂而未以位為樂也故誅逐亂臣務求賢
聖是以得舜禹稷禹咎繇眾聖輔德賢能佐職教化大
行天下和洽萬民皆安仁樂詛各得其宜動作應禮從
容中道師古曰從音千容故孔子曰如有王者必世而
後仁此之謂也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也言如堯在
位七十載廼遜于位以禪虞舜堯崩天下不歸堯子丹
朱而歸舜舜知不可辟師古曰辟乃即天子之位以禹
為相因堯之輔佐繼其統業是以垂拱無為而天下治
孔子曰韶盡美矣又盡善也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
故聽其樂而云此之謂也至於殺紂逆天暴物殺戮賢
盡善盡美矣

宋本
有在

宋本
有在

知殘賊百姓伯夷太公皆當世賢者隱處而不為臣守職之人皆奔走逃亡入于河海師古曰謂若鼓方叔播

在禮天下耗亂萬民不安師古曰耗不明故天下去殷

而從周文王順天理物師用賢聖是以闕天大顛散宜

生等亦聚於朝廷臣贊曰皆賢臣愛施兆民天下歸之故太

公起海濱而即三公也師古曰濱涯也即就當此之時

紂尚在上尊卑昏亂百姓散亡故文王悼痛而欲安之

是以日昃而不暇食也孔子作春秋先正王而繫萬事

見素王之文焉師古曰見繇此觀之師古曰繇帝王之

條貫同然而勞逸異者所遇之時異也孔子曰武盡美

矣未盡善也師古曰亦論語載孔子之言也武周武王

此之謂也臣聞制度文采玄黃之飾所以明尊卑異貴

賤而勸有德也故春秋受命所先制者改正朔易服色

所以應天也然則宮室旌旗之制有法而然者也故孔

子曰奢則不遜儉則固師古曰論語載孔子儉非聖人

之中制也臣聞良玉不瑑孟康曰人然則常玉不瑑

於達巷黨人不學而自知也孟康曰人然則常玉不瑑

不成文章君子不學不成其德臣聞聖王之治天下也

少則習之學長則材諸位服虔曰在位當知材知日有

優劣而授之位也師古曰應爵祿以養其德刑罰以

威其惡故民曉於禮誼而取犯其上武王行大誼平殘

賊周公作禮樂以文之至於成康之隆囹圄空虛四十

宋本景祐本

宋本景祐本
每字古本有

宋本景祐本
每字古本有

宋本景祐本
每字古本有

餘年此亦教化之漸而仁誼之流非獨傷肌膚之效也
至秦則不然師申商之法行韓非之說師古曰申申不
害也商商鞅也
憎帝王之道以貪狼為俗師古曰狼性皆貪
故謂貪為貪狼也非有文德
以教訓於天下也誅名而不察實師古曰
誅責也為善者不必
免而犯惡者未必刑也是以百官皆飾空言虛辭而不
顧實外有事君之禮內有背上之心造偽飾詐趣利無
恥又好用憐酷之吏師古曰憐痛
也音千感反賦斂亡度竭民財力
百姓散亡不得從耕織之業羣盜並起是以刑者甚眾
死者相望而姦不息俗化使然也故孔子曰導之以政
彘之以刑民免而無恥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也言
以政法教導之以刑戮整齊之
則人苟免而
已無恥愧也此之謂也今陛下并有天下海內莫不率

宋本利字上
有改字

宋本景祐本
每字古本有

服廣覽兼聽極羣下之知盡天下之美至德昭然施于
方外夜郎康居殊方萬里說德歸誼師古曰夜郎西南
夷也康居西域國
也說讀此太平之致也然而功不加於百姓者殆王心
未加焉曾子曰尊其所聞則高明矣行其所知則光大
矣高明光大不在於它在乎加之意而已師古曰管子
之書也管子
參願陛下因用所聞設誠於內而致行之則三王何異
哉陛下親耕藉田以為農先夙寤晨興憂勞萬民思惟
往古而務以求賢此亦堯舜之用心也然而未云獲者
士素不厲也師古曰厲謂勸勉之
也一曰砥礪其行也夫不素養士而欲求
賢譬猶不琢玉而求文采也故養士之大者莫大虛大
學大學者賢士之所關也師古曰
關由也教化之本原也今以

宋本利字上
有改字

宋本古本流作

一郡一國之衆對亡應書者師古曰書謂舉賢良文學之詔書也是王道
往往而絕也。臣願陛下興大學置明師以養天下之士
數考問以盡其材則英俊宜可得矣。今之郡守縣令民
之師帥所使承流而宣化也。故師帥不賢則主德不宣
恩澤不流。今吏既亡教訓於下或不承用主上之法暴
虐百姓與姦為市師古曰言小吏有為姦欺者守令不舉乃反與之交易求利也貧窮
孤弱困苦失職甚不稱陛下之意。是以陰陽錯繆氛氣
充塞群生寡遂黎民未益皆長吏不明使至於此也。夫
長吏多出於郎中中郎吏二千石子弟選郎吏又以富
訾未必賢也師古曰訾與資同且古所謂功者以任官稱職為
差師古曰差次也非所謂積日累久也。故小材雖累日不離於

宋本古本流作

小官賢材雖未久不害為輔佐師古曰言猶妨也是以有司竭
力盡知務治其業而以赴功。今則不然累日以取貴積
久以致官是以廉恥實亂賢不肖渾殺未得其真。臣愚
以為使諸列侯郡守二千石各擇其吏民之賢者歲貢
各二人以給宿衛且以觀大臣之能。所貢賢者有賞所
貢不肖者有罰。夫如是諸侯吏二千石皆盡心於求賢
天下之士可得而官使也師古曰授之以官以使其材也徧得天下之
賢人則三王之盛易為而堯舜之名可及也。毋以日月
為功實試賢能為上量材而授官錄德而定位師古曰錄謂存
也則廉恥殊路賢不肖異處矣。陛下加惠寬臣之罪令
勿牽制於文使得切磋究之臣敢不盡愚於是天子復

漢書卷一百一十一

宋祁曰犯是言本
並作犯子謂以
犯罪多語中輕重
自偶曰非是

所以長也德者君之所以養也霜者天之所以殺也刑
者君之所以罰也繇此言之師古曰繇讀與
由同下皆類此天人之微
古今之道也孔子作春秋上揆之天道下質諸人情參
之於古考之於今故春秋之所譏災害之所加也春秋
之所惡怪異之所施也書邦家之過兼災異之變以此
見人之所為其美惡之極乃與天地流通而往來相應
此亦言天之一端也古者脩教訓之官務以真善化民
民已大化之後天下常立一人之獄矣今世廢而不脩
立以化民民以故棄行誼而死財利是以犯法而罪多
一歲之獄以萬千數以此見古之不可不用也師古曰
古謂古
也故春秋變古則譏之天今之謂命命非聖人不行質

樸之謂性性非教化不成人欲之謂情情非度制不節
是故王者上謹於承天意以順命也下務明教化民以
成性也正法度之宜別上下之序以防欲也脩此三者
而大本舉矣人受命於天固超然異於羣生入有父子
兄弟之親出有君臣上下之宜會聚相遇則有耆老長
幼之施師古曰施設
也陳設其序粲然有文以相接師古曰
粲明貌驪然有
恩以相愛此人之所以貴也生五穀以食之桑麻以衣
之師古曰食讀曰
飲衣音於既反六畜以養之服牛乘馬園豹檻虎是
其得天之靈貴於物也故孔子曰天地之性人為貴師古
曰孝經載孔子
之言也性生也明於天性知自貴於物知自貴於物然
後知仁誼知仁誼然後重禮節重禮節然後安處善師古

私合性情
三

曰處於善安處善然後樂循理師古曰樂循理然後謂

之君子故孔子曰不知命亡以為君子師古曰論語載

此之謂也冊曰上嘉唐虞下悼桀紂寢微寢滅寢明寢

昌之道虛心以改臣聞衆少成多積小致鉅師古曰鉅

聖人莫不以晦致明以微致顯師古曰晦是以堯發於

諸侯師古曰謂從唐虞與暗同堯與虞深山孟康曰舜耕於歷山非一日而

顯也蓋有漸以致之矣言出於己不可塞也行發於身

不可掩也言行治之大者君子之所以動天地也故盡

小者大慎微者著師古曰能盡微小則致高詩云惟此

文王小心翼翼師古曰大雅大明之詩也翼翼恭肅貌故堯兢兢日行其

道而舜業業日致其孝師古曰兢兢戒慎也業業危懼也善積而名顯

德章而身尊此其寢明寢昌之道也積善在身猶長日

加益而人不知也師古曰長言身形之積惡在身猶火

之銷膏而人不見也非明虛情性察虛流俗者孰能知

之此唐虞之所以得令名而桀紂之可為悼懼者也夫

善惡之相從如景鄉之應形聲也師古曰響故桀紂暴

謾師古曰謾與慢同讒賊並進賢知隱伏惡日顯國日亂晏然

自以如日在天師古曰晏然自安意也如終陵夷而大

壞夫暴逆不仁者非一日而亡也亦以漸至故桀紂雖

亡道然猶享國十餘年此其寢微寢滅之道也冊曰三

王之教所祖不同而皆有失或謂久而不易者道也意

豈異哉臣聞夫樂而不亂復而不厭者謂之道師古曰復謂反

本稱曰漸本云孔子曰
穀固於夏禮周因
於殷禮其損益不
知也當考

復行之也音扶目反道者萬世之弊弊者道之失也師古曰言有弊非道由失
道故先王之道必有偏而不起之歟故政有眊而不行師古曰眊不明也音莫報反舉其偏者以補其弊而已矣三王之道
所祖不同非其相反將以裨溢扶衰所遭之變然也師古曰論語改
曰揀古故孔子曰亡為而治者其舜歟師古曰論語改
正朔易服色以順天命而已其餘盡循堯道何更為哉
故王者有改制之名亡變道之實然夏上忠殷上敬周
上文者所繼之揀當用此也師古曰繼謂所受先代
子曰穀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
可知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師古曰論語載孔
文因循為教立政此言百王之用以此三者矣夏因於
垂則不遠此也

孰本不同字
上三字

劉敞曰教當屬下
句

虞而獨不言所損益者其道如一而所上同也道之大
原出于天天不變道亦不變是以禹繼舜舜繼堯三聖
相受而守一道亡救弊之政也師古曰言政和故不言
其所損益也繇是觀之繼治世者其道同繼亂世者其
道變今漢繼太亂之後若宜少損周之文致師古曰致
用夏之忠者陛下有明惠嘉道愍世俗之靡薄悼王道
之不昭師古曰寡散也故舉賢良方正之士論誼考問
將欲興仁誼之休德明帝王之法師古曰建太平之
道也臣愚不肖述所聞誦所學道師之言塵能勿失耳
師古曰塵與若廼論政事之得失察天下之息耗師古
生也耗虛也此大臣輔佐之職三公九卿之任非臣仲
耗音呼到反

宋本曰齒字上
本漸不固有上字據
注亦當有只字予
齒字上通上下殊
非義理也

舒所能及也然而臣竊有怪者夫古之天下亦今之天
下今之天下亦古之天下共是天下古亦大治上下和
睦習俗美盛不令而行不禁而止吏亡姦邪民亡盜賊
罔圉空虛德潤草木澤被四海鳳皇來集麒麟來游以
古準今壹何不相逮之遠也安所繆盪而陵夷若是師
曰安意者有所失於古之道與有所說於天之理與師
曰與讀皆曰試迹之古返之於天黨可得見乎師古曰
殿說違也夫天亦有所分予予之齒者去其角謂牛無
音他則反夫天亦有所分予予之齒者去其角謂牛無
上齒則有角其餘傳其翼者兩其足師古曰傳讀曰附
無角者則有上齒是所受大者不得取小也古之所予祿者不食於力
不動於末師古曰末謂工商之業也是亦受大者不得取小與天同

宋本曰齒字上
字上有於字

自令先自股縮也
董仲舒傳民自削
月股

意者也夫已受大又取小天不能足而况人虛此民之
所以囂囂苦不足也師古曰囂讀與噉同音身寵而載
高位家温而食厚祿亦乘也因乘富貴之資力以與
民爭利於下民安能如之哉是故眾其奴婢多其牛羊
廣其田宅博其產業畜其積委師古曰畜務此而亡已
以迫蹙民師古曰蹙是民日削月股孟康曰股音指謂轉
鐫石俗語謂縮肺為股縮師古曰寢以大窮富者奢侈
孟說也是也指音宣蹙音子六反寢以窮急愁苦而上
美溢貧者窮急愁苦與衍同音弋戰反窮急愁苦而上
不救則民不樂生民不樂生尚不避死安能避罪此刑
罰之所以蕃而姦邪不可勝者也師古曰蕃多故受祿
之家食祿而已不與民爭業然後利可均布而民可家

毛詩十二卷而南山
刺建王詩也私言建
王時大師尹氏居三
公位天下民皆尹氏
所為皆疾其貪虐
也

足此上天之理而亦太古之道天子之所宜法以為制
大夫之所當循以為行也故公儀子相魯師古曰儀休之其
家見織帛怒而出其妻食於舍而茹葵愠而拔其葵師古曰茹音汝
曰食菜曰曰吾已食祿又奪園夫紅女利虐師古曰紅音汝
古之賢人君子在列位者皆如是是故下高其行而從
其教民化其廉而不貪鄙及至周室之衰其卿大夫緩
於誼而急於利亡推讓之風而有爭田之訟故詩人疾
而刺之曰節彼南山惟石巖巖赫赫師尹民具爾瞻師古曰小雅節南山之詩也節高峻貌巖巖積石貌赫赫顯盛也師尹周太師尹氏也言三公之位人所瞻仰若山之高也節爾好誼則民鄉仁而俗善師古曰爾汝音才結反爾好誼則民鄉仁而俗善也鄉讀曰嚮爾好利則民好邪而俗敗由是觀之天子大夫者下民之所

視效遠方之所四面而內望也近者視而效之遠者望而效之師古曰效依也音甫往反豈可以居賢人之位而為庶人行哉夫皇皇求財利常恐乏匱者庶人之意也師古曰皇也皇皇求仁義常恐不能化民者大夫之意也易曰負且乘致寇至師古曰此易解卦六二爻辭也乘車者君子之位也負擔者小人之事也此言居君子之位而為庶人之行者其患禍必至也若居君子之位當君子之行則舍公儀休之相營亡可為者矣師古曰舍廢也言為君子之行者當如公儀休若廢其所行則無可為也春秋大一統者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誼也師古曰統者萬物之統皆歸於一也春秋公羊傳隱公元年春王正月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統也此言諸侯皆繫統天子不得自專也今師異道人異論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

以持一統，法制數變，下不知所守，臣愚以為諸不在六
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並進，邪辟之說滅
息。師古曰：辟，讀曰僻。然後統紀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從矣。
對既畢，天子以仲舒為江都相，事易王。易王帝兄，素驕
好勇，仲舒以禮誼匡正，王敬重焉。久之，王問仲舒曰：「粵
王句踐與大夫泄庸種蠡謀伐吳。」師古曰：種，大夫種也。蠡，種管之勇也。
反，蠡音禮。遂滅之。孔子稱殷有三仁，寡人亦以為粵有三仁。
師古曰：泄庸，一也。大桓，公決疑於管仲，寡人決疑於君，夫種二也。范蠡三也。桓公決疑於管仲，寡人決疑於君，
仲舒對曰：「臣愚不足以奉大對。」師古曰：大對，謂對大問也。聞昔者魯
君問柳下惠曰：「不可歸而有憂色，曰：吾聞伐國不問仁人，此
柳下惠曰：不可歸而有憂色，曰：吾聞伐國不問仁人，此

言何為？至於我哉！徒見問耳，且猶羞之。」師古曰：徒，但也。況設詐
以代吳虛，繇此言之，粵本無一仁。夫仁人者，正其誼不
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是以仲尼之門五尺之童，羞
稱五伯。師古曰：伯，讀曰霸。次下亦同。為其先詐力而後仁誼也，苟為
詐而已，故不足稱於大君子之門也。張晏曰：仲尼之門，故稱大也。五
伯比於他諸侯為賢，其比三王猶武夫之與美玉也。應劭曰：武夫，石而似玉者也。王曰：善。仲舒治國，以春秋災異之變推陰
陽，所以錯行，故求雨閉諸陽，縱諸陰，其止雨反是。師古曰：錯，讀曰錯。
若閉南門，禁舉火，及開北門，水灑人之類是也。行之一國，未嘗不得所欲。中廢
為中大夫。先是遼東高廟、長陵高園殿災，仲舒居家推
說其意，中臺未上。師古曰：中臺，定草為臺也。主父偃候仲舒私見，嫉

錯行

宋祁曰古本舒作昌

宋祁曰古本大字下有儒字且謂依古本儒字則類不當於此詳下作注並顏注特共儒字

之竊其書而奏焉上召視諸儒師古曰視仲舒弟子呂步舒不知其師書以為大愚於是下仲舒吏當死詔赦之仲舒遂不敢復言災異仲舒為人廉直是時方外攘四夷師古曰攘公孫弘治春秋不如仲舒而弘希世用事師古曰希位至公卿仲舒以弘為從諛弘嫉之膠西王亦上兄也尤縱恣數害吏二千石弘乃言於上曰獨董仲舒可使相膠西王膠西王聞仲舒師古曰素大儒善待之仲舒恐久獲臯病免凡相兩國輒事驕王正身以率下數上疏諫爭教令國中居而治及去位歸居終不問家產業以脩學著書為事仲舒在家朝廷如有大議使使者及廷尉張湯就其家而問之其對皆有明灑

玉海甲春秋林詳春秋香露量仲舒傳云六名仲舒春秋繁露十七卷中每字同十卷繁露之名先儒未有秋字景逸周書三全解天子四面之說至繁露注云元之無也有秋也春秋屬緯也文仲舒之名或取諸此西京雜記仲舒著春秋入懷乃作春秋繁露

古注牛寸河崔豹繁露志何曰微玉而下至加繁露也則繁露古元之流似露而重史記上大夫董仲舒推春秋頗著又與索隱曰繁露禮文同與注量仲舒咸均五帝之季流出繁露者繁露之義後漢書明儒高第元善周官董仲舒書注玉杯蕃露漢明布林之篇程子曰繁露本十七卷與真簡董一非進通繁露蓋書而至林漢明布林特言董卷二有玉杯繁露之象玉杯布林同考託物漢魏人為文名連珠其治繁露之自出秋

自武帝初立魏其武安侯為相而隆儒矣及仲舒對冊推明孔氏抑黜百家立學校之官師古曰校州郡舉人材孝廉皆自仲舒發之年老以壽終於家家徒茂陵子及孫皆以學至大官仲舒所著皆明經術之意及上疏條教凡百二十三篇而說春秋事得失聞舉玉杯蕃露清明竹林之屬師古曰皆其所著書名也復數十篇十餘萬言皆傳於後世音布回反蕃音扶元反撥其切當世施朝廷者著于篇音丁括反曰撥采拾也音丁括反贊曰劉向稱董仲舒有王佐之材雖伊呂亡以加師古曰伊尹呂也筮晏之屬伯者之佐殆不及也師古曰筮晏也伯者齊桓晉文之屬也伯讀曰霸至向子歆以為伊呂乃聖人之耦師古曰耦

宋祁曰本一字

私田音見列向

大善待

宋祁曰本字

對王者不得則不興故顏淵死孔子曰噫天喪余師古曰事也
見論語應數聲也言失其輔佐也應音於其反唯此一人為能當之自宰我子
贛子游子夏不與焉師古曰與讀曰豫仲舒遭漢承秦滅學之
後六經離折下惟發憤潛心大業令後學者有所統壹
為群儒首然考其師文淵原所漸猶未及虛游夏師古曰漸
浸潤也游子游夏子夏也而曰筮晏弗及伊呂不加過矣至向曾孫
冀篤論君子也以敬之言為然

董仲舒傳卷第二十六

